

中國空軍光榮史



平



## 民族仇恨

本書上集二十回，凡十萬言，係以章回小說體裁，寫出時勢文藝斷髮態。取材於東北抗戰背景，極力描述東北人民仇恨暴敵心理，尤其對於滿洲軍閥的殘惡行爲，刻畫盡致。文筆驚醒，說理透澈，愛國諸君，盡量宣傳，不勝感荷。宜從速。

朱德傳 一角五

紅軍是怎樣改編為八路軍的  
八路軍作戰的技術是怎樣  
這一切答案都詳細的報告在增訂本的

八路軍的第三角

毛澤東 論抗戰必勝

德懷 抗戰到底  
戰略與戰術

甫 十年來中國共產黨

文獻 祝誌編 實洋三角

抗戰時期當國各要人所發表  
話宣言演講等，彙集成編，抗  
戰台參攷。凡國家立場，抗  
均明白揭示無遺，人手一編  
為快也。

仇恨 夏忠道著 實洋三角五

篇抗戰小說

中國空軍光榮史

(全册實價二角八分)

編輯者 枚 誌

發行者 民族文化社

新豐街釐金局巷內

印刷者 啟文印刷局

曾珠市五十六號

總經理處 重慶北新書局

電話一三二八

分銷處 遂寧北新書局

大北街

代售處 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五日付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五月初版



# 目次

- 黃浦灘的戰雲
- 空戰展開
- 我空軍的處女戰
- 奇偉的夜襲
- 我空軍炸敵目擊記
- 我怎樣炸出雲艦
- 杭州空戰偉蹟
- 杭州灣空戰追述
- 高資空戰目擊記
- 太原三次空戰記
- 重陽空戰記
- 訪問天空戰士
- 在廣濟醫院訪空中的英雄們
- 我空軍戰士之最初殉國者
- 記殉國之飛將軍戴廣進

中國空軍光榮史 目次

飛將軍李傳謀之殤

空軍勇士黃文模之殤

飛將軍黃廣慶及其慈母

威懾敵胆的空軍烈士閻海文的最後

青年空軍偵察員惲逸安爲國犧牲

粵空軍勇士劉保生建功受傷

中國空軍威力底一瞥

空軍人員的心理研究

外籍軍事專家對我空軍的頌讚

敵空軍俘虜訪問記

附 錄

國民政府任命空軍將校

二十六年八九兩月份擊燬敵機敵艦統計

二十六年九月份敵空軍傷亡及被俘者

復興榮譽勳章授與條例

# 中國空軍光榮史

## □黃浦灘的戰雲

「戰雲」本是文章家的一個隱喻，今晨的黃浦江上，我們看見戰爭和雲彩的真實結合了。陰慘的灰雲下，一聲轟隆，地上的砲火隨之滾滾騰湧，高射砲也在天空爆出一團團可怕的黑烟。天空是一片愁雲，黃浦灘上蠕動着一簇比雲彩更要愁，更要密匝的難民。

上午十點一刻，我在愛多亞路屋頂上看見我們三隻飛機盡完轟炸的任務，得意地翔入雲霧裏。爲了看看侵略者的軍艦怎樣狼狽地沉入黃浦江去，我即刻奔到外灘。到那裏，我首先看到的不是悲壯的轟炸，而是一片流離失所的無辜者，扶老攜幼，不幸的一羣。

作爲都市風景線的草地，如今已變成這些人臨時的家了。岸上擠了無數觀戰的人，有些洋人還穿着很整齊地立在那裏，一邊用望遠鏡探視着，一邊談笑自若。只有坐在草地上的那些人，沒有好奇的心性，儘呆呆無助地望着天。一聲轟隆，那砲彈落的正是他們自己的家園。

十天前用搬場汽車逃難的，五天前用人力車逃難的，雖然情形都極狼狽，然而沒有昨今臨到關頭才逃出來的慘。這些人的家都極簡陋，然而那是他們僅有的一切。他們實不肯

離棄，如今，一切就全都葬在砲火之下了。一個高貴人會議笑他們背負的那些破爛家私，一攤破裂，一隻盛粥的桶，還看見一個小女孩抱了隻又瘦又慵的貓，但沒有人能公平地衡量這些卑賤寶貝的價值！

沿了江岸的水門汀便道走到外灘公園，那悽慘情狀對每個飽食暖衣者都是一個精神上的烙刑。兩歲的，半歲的，還有不到一個月的乳嬰的哭聲到處起伏着，向着遠處敵人的砲火微弱地抗議，老婦人坐在那裏無聲地抹着淚。摹想昨夜大雨，這些露宿空肚的難民，眼淚必和雨水混在一起。他們的犧牲原應是每一個中國人的犧牲，只因他們逢在鋒刃上，磨難來得早了些。

大世界，共記黃金二舞台收容難民的美舉應該即刻擴大了，救濟難民的工作應和抗戰一樣積極進行。如果閩人不肯把客廳書房讓出來，至少大家應捐款接濟他們，收容他們，莫使他們逃出敵人的蹂躪，却又餓死在同胞的腳前。

難得的，是在這些人的臉上，沒有怨容，却只有切齒的恨，賢明的日本人，你們殘酷的砲火才是「抗日意識」最有力的宣傳。這些空了肚皮的人，集成三五個難友，還指手畫腳地講說國事，盼望着勝利，相信着勝利。一個年青小夥子立在海關前銅像的石階上有聲有色地說着他由楊樹浦逃出的沿途。在悲慘的外灘，已自動地產生了無數的「時事座談會」。他們談的事實也許不詳盡，情感却無法再熱了。

封鎖了的黃浦江的景象至為肅穆。遙望沉船的烟囱露在江面，那沉痛意味充分地象徵

了當前舉國抗戰的決心。江上除了各國軍艦外，和車輛擁擠不堪的岸上對照，別特顯得淒冷。然而幾隻仗臂力划的舢板還在土黃色的波浪中掙扎着，一頓一覆，然而却筆直地前進着。這勇敢的航手正是我們今日的中央首腦，我們應全變成舵槳手。

由外灘公園東北望去，那便是我們英勇的空軍，中國的鐵鷹，活動的地帶了。外白渡橋這時直如用人綴成的一道橋樑，和我一樣，那裏有無數等待看敵艦炸沉的。日本領事館前泊有旗艦一艘，旁邊用一只商船掩護着。艦上高射砲爲我們的飛機嚇得東西擺動，桅桿上，一瞬一瞥地同外邊軍艦交換着詭祕的燈語。

呵，誰，有誰能形容昨天全市因我空軍活動而起的興奮呢！

我的筆太拙，不然，我應把所有那些緊張的臉摹描下來，捧給今天那幾隻中國轟炸機的戰鬥員。那些臉，有焦急，有盼望，終至於感激地流了淚。一個廣東佬，用我聽不懂的方言向我這陌生人訴說，他直快發了瘋，捶着脛骨，唏噓地指說，今天風太大，有一個炸彈落在敵艦緊傍。還看見一個老太婆，他那雙鑲了紅邊的眼睛其實看不到什麼，然而他引頸尋找，嘴裏喃喃地念道着：飛機，飛機。有的人担心那飛機不是我們的，即刻，這懷疑爲羣憤鎮壓住了。

空軍，我們的鐵鷹！你剛一出頭，你便使我們興奮地流了淚。在戰事上，空軍是伸出的手臂，然在華北，我們是拘了肘挨揍。當敵人的高射砲齊發時，我們關心你，看到你由另一朵雲裏鑽出時我們又驕傲了。雲中那影子寄託了我們所有的熱望。（大公報）

## □ 空戰展開

我們一共四個人，在下午一時由報館乘汽車向楊樹浦方面出發。

天空佈滿着黑雲，斜風夾雜陣陣的剽雨。陰沈沈的天氣，正好是人類大屠戮的象徵。而在楊樹浦一帶，兩軍都在嚴陣以待着。

但，很奇怪，這逼近戰場的地方依然擁擠，而且比平常時還擁擠幾倍。這其中五分之三當然是難民，其餘的則是抱着好奇心看熱鬧的羣衆。黃浦江中陳列着外艦，黃浦江濱便立着層層的人。人排成屏風模樣，白法大馬路一直排到北京路；江面的風光被遮住了，浦東的房屋被遮住了，露在人頭上面的，自那軍艦上的桅檣與圓形的烟筒。

順利地過去南京路，順利地過去北京路碼頭，然後穿過外白渡橋，右轉進入百老匯路。百老匯口迤北冷帶得使人害怕，而百老匯入口經提籃橋過來，馬路中間是汽車，洋車，電車，腳踏車，老虎車，馬路兩旁則是排滿着這社會活動的主體，茫茫然一片，立在中間驟然覺出自己的渺小。汽車停着，電車停着，腳踏車人力車慢慢地向前蠕動着。向東去的人多半空着手，向西來的人則手提布包，皮箱，行李之類；還有的女人抱着孩子，拉着姊妹。人走的很慢，行路的阻礙很多，於是馬路上有的是報紙，有的是箱板，有的是擠破了的搪瓷洋盆；散亂地鋪着，垃圾式的擺着，俯首一看，很容易想到遷居時的室內情景。從汽車裏下來，步行依然困難。武昌路和南淞路臨百老匯路路口，站立着把守弄口的

日本「武士」，他們穿着便衣，穿着破西服；或竟是黑色學生制服，配着方頂帽子。年紀像是自十五歲至五十歲，手裏各都拿着一根纏着布條的木棍，對着每一個過往的行人在兇狠地注視着。弄口以內是空寂的，從北面開運來的汽車都受到他們的檢查。巡捕幾乎看不到，有的在指揮無法指揮的交通，有的在滿頭是汗地東奔西跑。

過去公和祥碼頭，還看不到武裝的同胞；而海浪般湧來的依然是工廠區的居民。西人逃難的也有，日本人也有的，我們曾經看到一個滿載日人的搬場汽車，向西開去；又看到一隊狼狽不堪俾是由前紛逃下來在浪人，由南面衝向北去。

「行路難，歸去來！」從利查路繞道日本領事館的後面，在利查飯店轉角馬路中心發現了一個砲彈去落的深洞，我們光榮地品評它的來源，惋惜地衡量它和出雲艦的距離。說時遲，那時快，天空又在震動，接着日領館前面的高射砲震耳地轟炸。大家都慌了，橋下的向橋上跑，橋上的又向橋下躲，因為響聲太驟，我們由蘇州河逸避回靜寂無人的利查飯店以內。飯店門敞開着，侍役向大廳裏跑，紳士型的外人向樓上跑，醜陋的老婦人向柱後藏。這種暴風雨來臨的情形。在這房子騷動了約三分鐘。事後想來也覺得很好笑，這件偉大的建築物能同炸彈相敵抗嗎？越向裏面躲不是危險性也越大些嗎？因之我想到本乃特（Gold Remett）的許多描寫歐戰的作品，（The Pretty Lady 等等，）但他描寫巴黎倫敦在德國飛機前來威脅的情狀，遠不及我們所見的壯烈親切。在他的書裏我們沒聽見高射砲響，而仰望天空的人更沒這一次多。追憶昔賢，倒覺比他幸福多了。



外灘擁立着人，中國飛機一架仍在浦東一帶盤旋，日六的高射砲止而復響，響而復止。接着兩隻日本飛機也由出雲艦邊騰空了，他們也在翱翔，也在迴旋；但低多了，低得步槍可以射到。於是觀衆在私語着：「爲什麼不趕快開砲給他射下來呢？」這種因愛國而激發出來的惆悵，像在統制着各人的心，籠罩住各人的面孔。

回報節，大家在中述其所見，在寫出自己所見到的消息。四點鐘近了，窗外又傳來轟轟然的砲音。於是大家又全放下工作，一齊向屋頂奔跑。

來運了一步，三隻飛機剛被高射砲逼到虹口方面去了，砲還在射，而那最後的一隻躲到黑雲下面。我們都担心它的命運，但一刹那又看到它那徐徐上昇的影子，於是掌聲響動，大家都得到安慰了。

一會又來了三隻，砲又連珠價響，一會又來了四隻，砲仍然響。在機身的前後圍聚着一簇簇的黑烟，烟影機影有時會連成一片，前前後後，分不出那是飛機，那是砲彈，這後來四隻是從南向北，排成一個人字形。它們衝着風冒着砲彈直向「出雲」進發。砲響成爆竹一般，彈霧染黑了天色，終於它們走到了目的地，一，二，三，四地各自丟下一個炸彈。地下灰烟騰起，但目標仍然錯誤了，當然誰都替它們可惜。

這一幕幕的壯烈空中戰爭，如電影般地在眼前映過。大家都慘痛地想起了「一二八」，大家都熱烈地期待着給人一個慘痛的報復。（大公報）

## □ 我空軍的處女戰

黃源。

八月十四日，中國空軍在抗日的民族解放戰爭中第一次顯示了英勇的姿態，上海三百萬民衆懷着同樣的又驚又喜的心情，仰着頭，親眼看見了她的英勇的戰鬥的姿態，這驚喜將立即隨着捷報擴大到全中國，慰撫着四萬萬顆跳躍不已的心！

那天一早，我從炮聲中驚醒過來，聽着轟然的大砲聲，同時看着錶，差不多是每隔一二分鐘一炮。這使我興奮起來，外面下着狂風大雨。我起身後，再也就不住，披上雨衣上街去。這炮聲早已驚醒了上海每一個民衆，但我好像要把這消息特別帶去通知朋友似的。我在雨中跑，街上的人，東一堆西一堆在店門口看報。人們都露着興奮的臉，前幾天的疑慮的神色，早給砲聲轟走了。

人們都順着他的手指，仰着頭凝視着東方一大塊的沉重的雲。突然在灰白色的雲塊的間隙中發現了一架飛機在向南飛，接着是一大隊分散的向各處飛去，軌軌的聲音也聽見了。

跑了幾個地方，見了熟人，彼此都慰問似的說着：「打了啊！」

九點多鐘到四馬路，看到報上說「今日日本將出動飛機助戰，我方已有準備，」人們都憂慮着，因為憑着過去的經驗，我們知道日本飛機來，我們只能聽其轟炸屠殺。

這時砲聲仍然連續不斷的響着。雨確停點了，風也小了，但天空中停滯着沉重的雲塊

。我和幾個朋友登上了一座四層樓的屋頂，遙望響着砲聲的東北方，突然東邊起了一聲巨響，隨着騰起一陣黑煙，接着是連發的尖銳的砲聲。

「飛機！飛機！」前面屋頂上有人喊起來，手指着東方。

「這是中國飛機，那邊是黃浦江，炸東洋兵艦！」一個人喊着，他的喊聲中含着笑聲。四周屋頂上的人，都隨着笑起來，喊着，拍着手。這喜悅是異常的。

「中國飛機第一次出動打東洋兵！」

「中國空軍萬歲！」馬路上的羣衆都狂呼起來。

每一個人就好像要飛躍起來似的高興着。

「中國飛機轟炸東洋兵艦啊！」又有人在馬路上喊起來。

於是我們從屋頂上下來趕到外灘去。外灘擠滿了人，大部分是從蘇州河北面在日本兵槍尖下逃過來的貧苦的民衆，他們背着包袱，肩着箱子，有的已坐在馬路邊或草地上，有的仍然在朝北跑，我們一路走，一路看見人們在敘述着他們從各處逃出來的情形。一個巡捕的周圍圍着許多人，他指手劃腳的說：

「先看見一只飛機，後來又看見幾只，飛得不高，繞着外白渡橋的那邊飛，我當是日本飛機，想不到的啦，「二二八」的時候，日本飛機不是時常飛來示威。突然日本兵艦上開炮了，一只飛機斜飛到浦東那面，一下由東邊朝日本兵艦劈下來，擲了二顆炸彈，震天的響，日本兵艦拚命放炮，但已飛去了，可惜，差一點。不然那兵艦就毀了。」他說着又指

指那停在日本領事館旁邊的出雲艦。

「你看了快樂麼？這兵艦是指揮日本兵艦打仗的，裏面坐着他們的司令官。

「當然快樂啦！我也是中國人啊！」他裂開了嘴笑起來。

中國空軍的第一次出動。驚震了敵人的胆，慰撫了我們四萬萬五千萬顆跳躍不已的心！

## □ 奇偉的夜襲

景。江。

我永不能忘掉，這壯美的偉觀：在一個月白風清之夜，我空軍作了一次英勇的夜襲。秋天空氣是那麽高爽，傍晚在少女的眼睛似的清遠的青天上，一輪淡白的月輪佔着，人們都知道，今宵將是一個皎潔的月夜，天還未黑，星就閃動它金色的眼睛，接着這輪明月，也舒出了它的光波。在中國對於顏色的分別中本自有「月白」的一種，月的顏色，實在應該獨闢一種的。因為它不是白，——比白多些微青和嫩黃，但也不能就說微青或嫩黃，因為它還有光亮的銀色。

本來，無論秋月何等明淨，大上海的中心地的人，是不會感到的。因為數不清的電燈，拼成了一道光，使明月完全失色。就是月光不為所奪，人們也完全給五光十色的霓虹燈引去了。

滬戰展開，霓虹燈光一掃而空，就是電燈，也只在幾個最高樓閣的小窗中亮着。我真

懷疑這明月是來報復幾十年來的仇恨哩！它似乎把所有的光波儘量的射出。把世界完全浸在水晶瓶裏，忽然我的不可改的劣根性，又發了，「趁此炮火暫息的時候，且到屋頂看一回月再說。」於是跋着鞋，走上了屋頂。

全上海都像蒙上了一層玻璃紙，而在燈光下照着，光明榮耀。黃浦江像一甌牛奶，凝重而光潔。月很圓，星稀得很，除了很遠的天末，更沒有一絲雲彩。

忽然黃浦江的日本軍艦，發出一種奇怪的呼聲。幾天的經驗，使我知道這是我軍空襲時日方的警號。警號還沒有斷絕，空中就起了一陣宏大的機聲，我便抬頭看去。起初，是什麼也看不到，後來，窮盡了我目力，才看見先後五六架飛機，很快的從西南飛來。他們飛得很高，使人想起春天，專愛在白雲上釘着玩的燕子。但到租界的上空，最先一隻，忽然流星樣的斜下；這完全像失去了駕駛人一樣的斜墮，但是，我們立刻就知道這是擲彈的準備，因為當日本軍的高射砲發出了，一團團濃烟時，牠又很快的飛了上去。高射砲又多了一個，圍着牠打去。他就一直向南飛。

就在這高射砲開得最激烈時，上下盤旋的幾隻，忽然用了最高的速度，從高射砲的濃烟裏擦過去。接連的向虹口日軍陣地投下好幾枚炸彈，立刻，濃烟就像夏天雷雨時黑雲似的翻了上來。

日軍的高射砲，爲這出奇的襲擊所震懾，他一時似乎很不方便對正方向；直到第一個砲彈開出後，濃烟已經成爲天然的烟幕；而我們的飛機，却再就原來地位，投擲了幾個炸

彈。

黑烟迷漫了半天，最下最濃，中間稍淡，最下簡直是通紅的火焰了。東虹口是日軍的陣地，他們據險而守，取攻勢的我軍在前進上比較費力；現在這樣的轟燬，是非常有利於我們的進攻的。

烟起來越多，我們的飛機已經安全的飛回了。而日軍的高射砲，也靜止下來。

夜氣還是那麼清，月還是那麼明，這壯烈的一幕，已經在這秋夜中表現過了，英勇的空軍啊！青天是更好也沒有的大紙，你們用你們的武器與熱血，在這偉大的紙張上寫作絕世的偉作罷！這偉作，將永不會泯滅，將永遠的光輝。

我們的空軍，是向東北方面去的。吳淞口外敵人的兵艦和援兵，是很多的停留在那裏；我想你們趁此明朗的秋之夜，是會去從事更偉大的著作罷！那末，上是青天，下是碧海，你們將更大的揮灑熱血；「蒼鷹跨大海，」我心醉着牠的雄姿，何況是你們呢，何況你們！

真是大時代啊，你使我看到這壯美的偉觀！

## □ 我空軍炸敵目擊記

鄭○振○鐸

「我空軍出動了！」

這是今晨，最可紀念的「九一八」以來的一個早晨，所聽到的雷似的歡聲。

「我空軍出動了。」

含垢忍辱已久的吾軍，自今晨以後是改取攻勢了！是要以蓄養已久的空軍的威力，來轟炸敵人在上海的根據地與他們的進入中國海的艦隊了！

立刻便得到極大的成功！

我空軍的威力，與陸軍的勇士的刺刀收到了合作的最高的效用，把敵人從北面迫退到南面，從東北面逼退到柳東邊，他們的根據地，日本小學，公大紗廠，（他們是慣以文化，經濟的根據地作為軍事的根據地的！）陸戰隊司令部，都前後為我們所佔領了！

上午，我在法租界的西區辦公，聽見陸陸續續的炮彈的炸聲。

「這是高射砲！」一位同事說。

另一位同事剛從外面走進，歡容滿面的說：

「我空軍出動了！」

立刻，全辦公室裏的人都交流着喜意，久鬱的憤悶彷彿為之一舒。

砲聲炸聲不斷的響着，如夏雷似的那般隆隆。

天色陰灰，浮雲一塊塊的在天空疾馳而過。風力至勁。

午飯時，流傳着種種的使我們興奮的話。

「敵人已退到蘇州河南面來了。」

「敵人的軍艦已被我空軍炸沉一艘了！」



但後來知道，敵人的出擊艦，那旗艦，被我空軍投彈，彈所及處，與那艦身相差不及百餘碼。

高射砲聲迫切的響着。

我空軍正在發揮他們的威力。

下午，三時三十分左右，我在靜安寺上了九路公共汽車，（一路已經是久候不至了）預備由南京路外灘轉到大陸商場。

車過成都路，便已看見東邊的天空，迫切的響着高射砲的炸聲。炮煙一團團的在空中卷滾着。

我空軍有三架在炮煙的上面飛過。

空中有機關槍的聲音。

一架敵人的水上轟炸機明顯的可見到牠的兩翼滿掛着轟炸彈，在空中孤另另的飛着。牠總在公共租界及法租界的中區盤旋着，飛得很低。

車到了愛多亞路外灘，不能再前去了。

我走行沿着外灘，向東而去。

滿路的人，頭都仰向天空。

高射砲聲迫切的呼呼此應着。

黃浦江面的天空，炮煙一團團的滾卷，看牠們一團團的從江面敵艦上及領事館的屋頂

上升起。

「我空軍來了！」

眼見着我空軍四架在炮煙上面飛了過去，向東而去，向敵人的根據地而去。

轟擊在拍掌。

浮橋上，江邊，高廈的簷下，都站滿了人，頭都仰向天空。

說時遲，那時快，掌聲未絕，我空軍區同時投下了四顆轟炸彈，直向江面上的敵艦投下。

像是小兒玩的紙筒似的，由空中投下，看牠們很小很小的幾個黑點，立刻便大了，立頃便落在江面上，整個地面都被震動。

高射炮迫切的在響着。

我空軍已向東去。

但再一看，江邊的浮橋已拆斷，站在上面的人都已不知那裏去了。

羣衆潮湧似的由江邊向西，進滁州路，漢口路，九江路而逃。

空的腳踏車棄了一地。——還有縛了箱子在車後的。

我緩緩的也向西走。還想向西北轉入南京路。但已不能走得過。北面的人也都潮湧似的向南逃。

回望着黃浦灘邊，已寂寂的沒有什麼人。

高射炮還在不斷的迫切的響着。

天空上，敵人的水上轟炸機還在低空盤旋着。

黃包車上，已有血淋淋的人躺向西拖去。——經過的不止一輛。

從福州路向南向西，沿公館馬路走着，一部紅色的救火車飛馳而過。

但是我相信，無辜者的血，必不白流的！

「我空軍出動了！」

「應兵」是無敵的！

無敵者的血，必不白流！

## ■ 我怎樣炸出雲盤

次。  
得。

### ——飛將軍自述——

#### ▲花邊白影中的柔情

一束剪秋羅在我的迎面。每當我不甚覺到疲倦的時候，這瓶放在我牀邊的美麗的花，便映到我眼上來，於是這束花便成爲我安慰的對象。

我像做一個甜蜜的夢，昨日在深不可測的高空活動，今日却落在這離地面不過一尺高

高的牀上。要是不曾想起創傷的時候，我不覺失笑了。此刻，我的周圍完全是白色的；除藥物以外，從覆在我身體上有被褥，到天花板，給我一眼是純潔的印象，這種環境會使人發生高雅的感覺，又清靜得使人寂寞；所謂和平，似乎就在這裏，我們想要呼吸到和平的空氣，也祇有這裏的事實可以形容和平這種理想。

### ▲學園時代的風趣濃

可是我是活動慣了的人，對於這種靜止的白色反而不安起來。雖然，天空中也是白色的，但那是流動的，奇異的透明底雲層。顯然地和我目前的情狀，意味是兩樣的。每當我的機身穿過那卷積雲的時候，分有次序的濃淡底雲層，像在剝果皮似的，被我的勇氣退在遼遠的後面，這樣，我便感到一種神祕的愉快。我之所以歡喜駕駛飛機，也就因為由於我這種性情和幻想發成功的，不妨說，正是這麼關係，而決定了我現在的身份。

我的學習航空，從開始到如今，年代該是和中國航空教育同樣長短的，這就是說，中國一有航空學校，便有了我這個學徒。但我自踏出校門後，生活並沒有多大變化，不過駕駛飛機比較讀講義的機會多了。到這期間，我可以把大部份時間放在駕駛上面，除自由地稍涉及理論外，給我却學了不少的花樣——各種特別的飛行技術運動，如基本的：“Attack Spin Loop Side Slip. Fly Yo-yo”等運動，我可以隨自己的趣味，操縱的飛行。雖然，偶有時候，機上附加了各種武器，作為作戰的姿勢出現，但這只能算為一種難得的練習

，而絕沒有機會，使我有增多作戰的經驗。不過，我總希望能有這種時機的來到，每當時局緊張的日子。我就非常興奮的，我往往暗下去撫摩我常用的那隻飛機的駛盤，默祝它立刻昇騰起來，表現抑鬱在我胸口那種憤懣後面的能力。可是我的志願像傳染了寒熱病似的；隨着時局在昇退；祇想從實地作戰上得些經驗，以爲學校教育不足的補助，結果仍是失望，還是一個飛行家質地的，騰雲駕霧的遊歷者；也許在地面上看見我們的朋友，羨慕我有一表仙氣的逍遙，其實這正是我的苦悶！

### ▲時機到來之前一夜

終竟給我期待到了，這是兩週前的一個清朗的早晨，我將要作第二回騰空的時候，我的左足正跨到踏板上，出乎意料的接到本隊傳告的準備出戰底密令。在這一忽間，我感動得眼邊滴出淚水來了，有如困龍越出了泥沼，我像是已經昇飛了，而不知道身體離開了機身。這時，該不祇我一個人有這樣興奮，我敢承認，凡是我伙伴的都有這樣情形。

我是屬於最老的一隊，因爲歷史的關係，對於被伙伴們稱爲阿米巴隊，但並非全隊是資格老的，却是，在「一分隊」這三個單位中有一個是新的伙伴。但在系統上我們要算第一隊了。應該這些沒有多大關係，祇少在作戰能力方面，根本我們從未實際地「機對機」的搭當過，卽是我們長官，也不便定出誰強誰弱的成見來。

於是在這回戰爭發動的時候，首先便被派到我們這阿米巴隊上來了，這好像一種傳統

的成規，即是，不可免的表示當「以老爲先」的厚意。自然，我們對於這種厚意是一致歡迎的，那怕是自不量力，不幸的事穩定會落頭上的；這都因了甘心的愆惠，似乎無瑕顧及了。

### ▲領空上的處女戰爭

在我們起飛的時候，鈔針正指着十點三十五分，當我在扳發動機之前，仰首看見頂上一片飛快的積層雲走過，轉眼我的同隊的一個結實底伙伴先就昇騰了，不覺起了競賽的心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似很能清醒人，想是機底的那些豐潤的草原的隱味；不過我稍旋動手裏的駛盤，那在遙望中的無邊底綠野便失在我老遠的背後了。

我所用的機，是一架陸上偵察機；此次我出使的任務是偵察敵方兵艦分布的地位，平時聞說日本軍在這方面的射擊力量是很可忌慮的，爲防衛萬一起見，也便帶了一顆輕炸彈。我想，即是不遇着被射擊的場合，我亦當留給他們一個禮物，無疑的這種觀念是不正確的，除非敵人疏忽了。事實上決不會；果然，給我的好意所蒙蔽了，我的機身距水面還不到七百尺的時候，就像急不過來似的由艦裏對我這邊射出八九發強烈的鋼砲。雖然這係我初回遭遇，但是我的心裏並不慌張，不過比較機警一點，而仍然在黃浦江上飛行。那知道泊在江中敵方的艦，全都響應起來，立刻把靜靜江面弄得烏烟瘴氣，可是我還不逃走，在目的未瞭然以前，偏要降低些，近一隻艦頂僅有五六尺，等不到他們開砲，我已經轉了

方向，則來一個倒衝，再掠過一隻可以看明敵人鼻目的巡洋艦，然後我方高速的攔昇。可惜那兩隻經我訪問的戰艦所發出兩尊回敬我的砲，却意外的落空了，反而，在匆忙中給我投下一顆炸彈，當時不知道投中無有，那我已昇到一千尺以上的天空了，這是幾百年來被屈辱的中國第一次底吼聲！我脫去那炸彈的一刻，我則覺到這是我自出母胎以來，從未有過的快感，當彈下機身減輕之際，似乎就是我的責任也減輕了許多。

這樣以後，機身便似受了我暢快的心境的感應，於是在萬重的雲間飄逸起來，非常得意。在我穿着濃雲的時候，就像小孩子和家貓戲嬉，常作急轉灣，回避它，或作翻內圈的動作，給它一個逗笑的包圍。當我從高空投向機場的一段歷程中，突然感到一陣寒流經我的身邊，同時機身微感不安。待我進休息室的時候，從窗內看出，天空泛起了數朵的雨雲，而且那可親的蔚藍的天色也便被掩蝕了。

### ▲真理從砲火中探求

在我還未進完午餐，就接得緊急命令，我即半席離去，我趕忙穿好航行服，登上那架給我們預備好的單發機的轟炸機，早有兩人進去。我們各別的行了一次注目禮，接着一個隱然的微笑，當我們赴戰之前，這樣，確可以團結我們的心。

這回，我們同行的共有一大隊，內中除和我們同樣性質的七架機，此外一架是雙發機轟炸機，一架高速度轟炸機，我們夾雜起來，三架一列的有程序的成爲三排，我這一架的



位次正在第三列第二排中，當騰空一千五百尺的時候，我們還是結隊而飛。待到將要降落之際，首先那架高速度轟炸機離隊了，接着我背後的一架和左邊的一架又離隊；當在我們橫過距防衛司令部25KM的地帶，我們便受指揮的命令分散開了。方我們這架機折向東去的一刻，可以隱約的聽到轟炸的聲音，想必這就是先我們到的高速度轟炸機的成績。自第一次轟炸了以後的，却便連續接下去，這時全體在動員了，我們在偶然間會到那架雙機轟炸機，這回可響啦，想是投下三百公斤TNT的地雷炸彈，其爆炸真是振天動地。

我們這一架就趁這個機會接連投了兩顆彈下去，該是，敵艦對這突來的擊發確起惶恐，亂發高射砲，不知技術不高明，還是因過分慌張總打不中我們，有一彈本來可以擊中我們樑樑的，那就完了，可是並沒有，却穿翼柱間過去，這不過是我們側滑一下的關係，竟給我們脫了險境。

轟炸和高射擊交錯的猛鬥之中，我們又向一隻近泊岸邊的巨型兵艦投彈，這就是今天必須以頑強的鬥力解決敵方的司令艦——出雲號。我們預備擊中它的要害，便低低地滑飛下去，再向它投落一彈，同時的用機關槍掃射。可是結果，我們的機翼被破壞了一部份，正在我們抽身脫險的時候，由激浪中瞥見我們另一架機受重傷，幾乎要跌落江裏；但勇敢的伙伴還掙扎着，畢竟突破了重圍，我們這兩架同患難的單發動機相偕的飛出市區以外。

### ▲這民族解放底肥料

出乎我們意料之外，正在我避開一支襲來的空氣的大壓力，預備倒滾的一剎間；忽傳來一聲沉重的呻吟；當下，我還以為是機翼漏發出來的韻音，那知道原來是我們的伙伴，因受重創逆度，臨終的慘語！可惜我沒有留意到，只見他的血染滿了一身，大概是給兇暴的砲全部炸裂了。我覺察他的胸口還在跳動，爲了存心救回這個垂死的伙伴，同時想可能的保持他的體溫，便向低飛行，放足已不能再放回的四百五十四馬力。雖然這時我的左手也被擊傷，感到痛楚和困難，但還勉強支持，每在我用力挨那駛盤的時候，血便沿着腕臂流。要是比起那重傷的伙伴，我這點却不算什麼了。我囑咐一個伙伴留意他，他很傷心的告訴我，說連衣服都抵不住他淌着的血。我回頭看他的血像突泉似的在噴流，再受機身的振動，血已經溼透了他的坐位，且直向大地上灑。這是我們貧弱的民族的肥料啊！他在等候他的血流完，現在面色已是慘白，眼眶也深陷的進去，可是他的眼睛却很鎮定的，不時，還對我們浮出超然的笑，這是偉大的戰士底精神。

「朋友請忍耐；祇有三分鐘，你就可以進醫院了。」

我想不出更好的話，因一時間的感情湧上喉邊，便這樣安慰他。

「不要緊，你們顧自己的事。」

說完，他便把創傷最大的頭部埋向衣袖間。似有意遮避這引人着目的地方，不讓我們分心他。

於是我的眼睛潤溼了，正在艱苦的時候，如果半途中失丟我們這樣有力的戰鬥員，這

損失實在太大了。我感到視覺遲鈍起來，現在前面是一團模糊。

「轟！」

又是敵人發來的高射砲，幸我發生急智，連避了幾響，祇見黑烟環繞着機的邊緣。加以天際，月又大，我們好像在黑暗中探摸。當我想到背後這可憐的伙伴時，我便勉強忘掉自己。那破的手，咬緊牙齒，盡起殘餘的潛力，找我們的歸宿地，閃灼我神彩的目光，有如俄鷹在尋求食物的光景，向無限的，飄渺的空間，銜往，帶出我們恐怖的死境。

### ▲正是要受傷了以後

傍晚時分，我想調節筋力，向棗色的小屋後方，沿着機場綠草散步，足踩在柔軟的草上，精神很覺舒適。那我受傷的手，已經遇一次藥水的沖洗，且紮好了繃帶，固然不免感到痛，但我沒有報告上級，借此機會休息。我更更振作起來，我身上的血不能白流的，即使是一滴血，也不該背着敵人流。我邊走，邊感興奮，雖是血滲到繃布外面。殘陽的餘輝從草雜的雲片後面漏下，映到遠方的山崗，這樣的美景，對於一個勞倦後的人，確是非常安慰的。大概走了一百五十米突遠，將要轉灣，却遙見西角有個人在招我，立刻我變了快步，向那被風飄動的白色底信號奔去。

我還未踏進新位置，知道又要出發了。隊長眼睛似乎在注意我那受傷的手，却躊躇了一會，說：

「不便？那就不必出去。」

但我已會意到，我便掩飾這「不必」的理由，故意伸出那隻受傷的手，而且近他的面，張開不自然的手掌，活動給他看，證實我毫未失却作戰的能力。

「這不過彈片擦破一點兒皮膚，沒有關係。」

我說；表示願去出力。得隊長命令後，我方知道我們一架機被敵方包圍擊襲，正在萬急中；於是，我便逕向停在東南角的那架單座戰鬥機奔去，這時勤務已加上了油，我打開機門，一躍而上，運用非常的高上升力飛行，在狂風中，邁進，直達八千尺高度，然後向目的地插落，一刹那，這幅強頑的鬥爭場面，便呈現在我機前不遠的地方：見二架敵機，在追逐我們這架機，正是迫不得已間。但我並不茫然上去救護，據我途中決定的戰略，操向它側方飛行，想在他們注意力集中於我們那一架機上的時候，出其不測而痛擊之。於是我以神速的進行，來一次翻外圈。

### ▲一段傳奇似的挿話

正在這其間，想是子彈已完，陡然我們那一架機凌空上升，這是出於敵機的意料之外，當然，敵機不肯放鬆它的，那二架敵機，便同時而且同速率的斜升上去，恰好在我們那機出頭不遠的底下，敵機便作爲畫一個九十度三角尖向記點飛去似的，連同我們那架機互撞了。立刻遭受很大的損壞，都飄搖的跌下去，誰知道，我們那位智勇的伙伴，早已乘

飛行傘安全的降到地面，以一架已不能脫險的機，陪葬兩架敵機和兩個飛行員，究竟是上算的。這是空戰的奇觀，要不是側身於戰圈中，決計看不到的。這種非常的戰術，是我們絕好且經驗中的教育；可惜到此刻我還沒有調查出是我們那個伙伴。

### ▲一場好詭秘的格鬥

話得說回來，看了這場惡戰結果，當我起折回的念頭時，不料遇到一架自己的機，默測它似很慌忙，待不到我們接近，不知幾時來了一架敵機，盤旋於我們頂上，有似監視我們的行動。我們不約的立刻遠離，我一急轉彎，預備佔它的上風。說時慢，那時快，他已經發動了機關槍，當然我不肯相讓，就用側衝，同時扳動了聯動器（Gear）立即子彈由螺旋槳旋扶圈間發出，也許我的雄心使我佔了攻勢。那知它佯逃，或對我甚麼不利，我向四周警惕着，果然它向我投來一顆燒夷彈，幸我未追上去，得免機身燃燒，在它退一著後，我便緊隨着它，眼睛注視照準器（Sight）發出的子彈和我的行動一致的，結果迫得敵機走頭無路。在我偶一側眼間，望見我那戰友在和另外一架敵機抵抗，兩方戰力均等。再自西北角，悄然地，飛來了兩架敵機，不一刻，却一在我左側上方，一在我後邊下方，高低低，一共有五架飛機會合着。既到這情形，我便暫時放棄那被我追逐的敵機，轉向與新來的兩架過旋，因為飛行不久的關係，顯然看出它們的強滾的活動。雖然現在已被敵機重重包圍，但我要生存，決定施出我未有的戰鬥術；萬一有甚麼意外，我也得予對方一

個大的損失。

於是，我便展開僅有的慧力，心地很沉着而且很機敏的，突向阻擊我最力的兩架敵機間側滾出來，乘便就將正和我伙伴在鬥逐的那架給逃跑的敵機，一次迫近的掃射；恐怕它的鬥力不強，已是疲倦，祇經我們一次夾攻，就負創傷逸去了。但還有兩架，怎麼也不輕鬆我，合力對我射擊，一時便陷於混戰狀態中。約經過五分鐘的惡鬥，我的那個唯一的伙伴，因受重創飛走了。現在祇剩下我一個，在應戰兩架頗強悍的敵機，已到這樣，我惟信賴自己堅定的志意，和非常的毅力來對付險境。

### ▲生命寄在Bead sight上

我忍着一身創傷的痛楚，目光注射那準星，即Bead sight，或是那被風狂吹着的風標，以爲剎時分減痛苦的對象，或上或下的敵機，彈子像是暴雨似的向我打來，我爲自衛起見，用盡我駕駛的技能來回避它們的擊襲，我感覺到全身已經潮濕，血腥味被寒流沖散開來，我欲暫脫這險境我便伴着跌落；低了它們一格，向下連續的「旋飛。」但我的體力已不允許我這樣做。不到七旋轉的旋飛，便不能再支持了，從高空直跌下來，我的意識也模糊了，至於無線電信，似已隔斷，失去它的信能。一切都完了！我忽然一轉念「民族還未解放，責任上却不容我犧牲的。」怎麼腦筋像被毒針刺激一樣，立即渾身的血液沸騰起來，還在不知不覺間，機身却已攪昇。其實這時機身跌離黃浦江面，只有三米了，稍一差池就可

以完結這架飛機和我的生命。

在暴風雨的高空，展開了我們一場毒辣的格鬥，到黃昏時候，我才結束這一天的活動。據說，我駕駛的飛機，幾時降落到機場上，不單我自己無從知道，連留在機場的人都未注意。待到發覺，他們還以為我是一具屍體。

### ▲感謝當在威力圈外

意想不到的，這具屍體此刻又已復活了；藉各方面的助力，要想感謝賜我的美意，惟有希望我的體力能早日復原，再上前線去！最低限度，要先把敵人絕跡，自由飛行我們領空的二百餘公里底威力圈以外。

我一刻也不會忘了我的職能和宿仇；這裏還有一方窗子，既可以看到高朗的天景，又可以看到敵機的行動；由此，使我對它們更深的認識，而更加潑視！

當我擱筆前，該感謝這隻負傷的手，歷七八小時為我紀錄這段回憶，使我留下生活中最寶貴的一頁。再有那縷縷的花香，由它滅除我休養中無限的寂寥。（國聞週報）

## □ 杭州空戰偉蹟

——航校校長訪問記——



此次中日空戰，我空軍將士忠勇奮發，迭奏奇功，獲得中外人士一致之贊美，在杭指揮作戰之航校校長陟慶雲，副校長蔣堅忍，晝夜辛勞，策劃精密，厥功尤偉，日昨記者特以私人資格，前往作友誼之慰問。於下午二時半到達××室內設備簡單，忽見客至即立起含笑相迎，一握手後，許氏等當面致慰勞之意，陳蔣二氏亦謙遜有加，據二氏談：

我空軍此次敵人來杭作戰之空軍，爲對方最精銳之隊伍，十四日首次襲杭時，初不料我軍如此輕悍，竟將來數敵軍殺得片甲不留，連日雖迭次對我方有所攻擊，但無日不被我空軍擊落數架，點驅之技，原無足畏。

敵少鬥志，謂此次勝利，平日訓練比較認真，雖不無關係，但師直爲壯，革命空軍，士氣蓬勃，實爲主要原因，如第×大隊長高志航君，十四日下午尚在，××經余電知日機即將襲杭，彼問須若干時可以抵抗，余謂三十分鐘，彼謂無妨，當立可來杭應戰，抵抗後毫不休息，日機一到，數分鐘之內即迎頭擊燬敵隊長所駕機一架，高君左臂亦受彈傷，雖鮮血迸流猶從容以右手駕機安然落地，其一種勇往直前鎮靜不亂之精神，實足爲我空軍戰士之模範，至敵方空軍，則極少鬥志，以迫於上官命令，勉強來華，到達目的地以後，疲勞之餘，又加以心理上之恐怖，以致炸彈亂擲，標準毫無，更無作戰能力，如日昨詢問之三俘虜，皆卑慄無人色，雖其平日訓練頗佳，然缺乏鬥氣，一臨戰場，便如紙上談兵，一無用處。

敵軍實力未謂現在東南擾亂之空軍，除台北之木更津隊外，尚有江浙海面之航空母艦

三隻，一爲加賀號，爲日本最大之航空母艦，計載各色飛機四十八架。一爲龍驤號，載飛機四十架。一爲能登呂號，載飛機十六架，查敵方爲一海島國，僅有航空母艦六隻，平時空防已頗難保衛，今竟以半數開來我國，足見其恐慌之一斑，又敵方飛機之能力，除台北陸機稍可一戰外，其航空母艦之水機，作戰能力，行爲薄弱幾於不堪一擊云。言至是適於十四十五兩日連續擊落日重轟炸機三架之梁添成君來此，梁君係一華僑，爲國內一著名運動健將，後以國難孔亟，乃轉學航空，身長六尺，體格雄偉，而大勝之後，毫無驕態，舉動之間，尤形沉着，一見卽知爲我大中華之航空健將。蔣副校長當卽爲記者等分別介紹，許等一一與之握手，並祝賀其成功，梁君與另一空中健兒卽須赴某處作戰，卽與各人一握手別去，時已四時許，溧水擊落敵機二架之喜訊已至，記者等乃惓然告別。

慰問勇士返杭後更以××有我受傷空軍將士多人在彼治療，乃往慰問，分別晤見高志航劉維權錢國勳王禾諸勇士，各人房內皆有各方所贈之鮮花，高君床頭鮮花尤夥，此足以見民衆對勇士之敬愛，高君曾與記者等暢談空戰經過，並謂敵在滬公大紗廠存有未裝配之飛機百餘架，此次經我空軍轟炸，焚燬一空，敵方損失實屬奇重云。

## □ 杭州灣空戰追述

迪民。

我們回想到一二八，杭州灣空中大戰，那時我們空軍剛樹立了基礎，在一個蕙微的晨光中，我們毛羽未豐的鐵鳥，遭遇了敵人的蹂躪。結果我們傷了一位空軍將領，並損壞了

一架飛機。那時日本新聞紙的刊載，一乘他誇大的習性，對於杭州灣的空中大戰，認為空軍是他們空前的戰蹟，多用着大號字的標題刊載，算是他們空戰史上最珍貴的一頁，這事回憶起來，已是六年多了，不善忘的中國人，是乎還在腦海裏映演着這悲慘恥辱的一幕。

過了六年後的杭州灣，又掀起了狂大的波濤，在八，一四的下午三時許，杭州市的防空警報初次試着可泣的啼聲，市民聽着警報，逃的逃，躲的躲，恐怖和憂慮的心理，者在每一個市民的臉上顯示出來。

二次汽笛的響聲，這是報告敵機已侵入杭市的領空了。這時我們對首着鴛？眼看着一朵朵的白雲，很悠閒的舒卷自如。而敵機和我們的飛機隱約中，在那裏時隱時現的盤旋上下，耳邊廝祇聽着轟……的爆炸巨響，。這是敵方派來最精銳最精勇的重轟炸機十一架，來轟炸我們這唯一的航空學府。我們空軍將領都抱着與敵拚命的雄心，沈着應戰的追逐驅趕。這時炸彈和高射砲的聲響，不斷地像聯珠似的相互奏應。我空軍高志航君首開紀錄，將敵機擊落一架，頭尾兩翼，五化四散。後來查明機頭在金門橋，機身一翼在麻基村，機尾在莊基村。機上自機師槍手等等，都已鳥焦巴弓，而且粉身碎首，殉了他們的職務。高君在應戰時上下掃蕩，左右迎擊，他那活躍敏捷的技術，使敵人見了咋舌。當時他在機上應戰，傷了左臂，他還用着右手開機，在鮮血迸流中安然飛回機場。這種鎮靜不亂的精神，足為我們空軍的模範，現在他還在醫院療治。可是不過一些輕傷，稍微幾天，就可痊癒。但是他仍希冀做一個像歐戰時以一機擊落敵機百架的德國紅武士。他又說即不如此，至

少也應當做一空軍烈士，纔符了他求仁得仁的初願。瞧着他奔奔的精神，豪爽的性格，頗使人敬仰不已。

高君首開紀錄之後，於是接二連三的在笕橋又擊落了兩架，還有五架受傷飛去，彷彿徘徊在浙東的上空，次日在餘姚，蘭谿，浦江等處發現幾架殘餘的機體，而安然回去僅僅祇有二架，這種空前的損失，開空軍戰史上未有的紀錄，也是我們空軍初出茅廬的第一功，很值得紀錄。

這隊初次光臨的敵機，是從他台北的根據地出發，乃日本空軍中最精銳最神勇的號稱「木更津航空隊」的一隊，它是預備應付世界大戰的。歷年來日本軍部極度擴軍，對於空軍之發展，更是不遺餘力，但是他們國內自己號稱是最精銳最神勇的在這一隊，卻被我空軍重軍包圍，膠戰有三小時之久，天空雖是寬廣，但是也殺不出一條生路來，祇好飛來飛去的在白雲堆裏隱藏避匿。同時眼看着同來的餘機，一隻一隻的墜落下去。

這隊軍轟炸機，是日本依據德國亨格式仿製的單葉雙發動機原名九六式陸上攻擊機，最高速度每小時二百二十公里，航行半徑二千里，機內可坐六人至七人，操縱員，轟炸手，無線電攝影手，射擊手等，應有盡有，設備齊全。這一隊來襲的企圖，原想將我們空軍根據地炸成一片瓦礫，誰知初出祁山，竟遭遇着這般空前的意外損失，初非一般窮兵黷武的軍閥所能夢想得到。

十五日的清晨，他們重整旗鼓，又來襲擊。這時我們駐在□□□的空軍將領劉超然，

率領七機，迎頭痛擊。敵機一共十三架，瞧見我空軍迎戰，卽四散飛開，東西零落，先後被我機射落了六架，其餘的七架狼狽逃去，而且擒獲了一名俘虜。同時還有八架是飛到寬橋投擲了炸彈七枚，就紛紛向杭州灣逃走。

這一役我們最值得紀錄的要算劉維權君，劉君首先發見敵機，與敵機八架苦戰多時，當將他們擊敗，同時還擊落了一架，自己頭受了傷，仍能沈着的安安全落地。不過他的傷勢過重，醫治無效，竟於十九日夜十時三十分壯烈的爲國犧牲。劉君是河北人，南開學生，是航校第六期畢業生。敵機轟炸南開，劉君聽了悲憤填膺，所以這回有着機會殺敵，當然是分外神勇。他的春秋祇二十有四，這種人材的損失，頗值得我們十二萬分的悲悼。

這兩次的空襲，敵方損失已經查明的一共有十一隻之多，（已詳前電訊），其餘未經尋獲的或已尋獲而未經記者探悉的，當然還不在少數。考查它的損失，第一日來襲的重轟炸機每架值五十萬元，其餘以每架二十萬元計，損失統計已值一千萬元之譜。同時被擊死亡的飛行人員，當時在杭縣境界發見的有二十餘具之多。俘獲的有七八名，這種人材上的損失，更不是數字所可統計。

杭州灣的波濤依然奔放，而我們六年來民族的一幕恥辱；仗着飛將軍們的神威，已將它洗濯得乾乾淨淨。

## □ 高資空戰目擊記

沙昌文

今早（九月十九日）上午八時五十五分，南京及鎮江等處發出空襲警報後，敵機多架即於九時廿分許來襲首都。其中一架被我空軍由句容方面逐向此間，（高資鎮地方，距鎮江西沿京滬路約廿餘華里處。）至西南角金家邊一帶（金家邊村莊距高資約六七華里，為全國產白石最有名之地）上空，敵機遂用機關向我方追逐之空軍猛烈掃射，我空軍除予以還擊外，並由另一機向前直撲，待至九時廿五分時，敵機已逃至高資鎮上空，（因飛行極高，此間絲毫未中流彈。）我方之驅逐機一架，已緊逼於敵機左側。斯時，敵機倉惶萬狀，狼狽不堪，同時竟愈飛愈慢。至九時卅分時，我在北面之一機，又迎向敵機之前面，遂又發生遭遇戰。斯時，只見我空軍顯其神技，從容應戰，上下自如。俄頃，但聞轟然一聲，敵機即已墜落。我空軍見目的已達，乃以欣慰之態度飛至低空，向該下墜之機偵察一週，即直上雲霄，歡舞而去。

事後，筆者赤足涉小溪，往敵機下墜之目的地進發，親往探視。行至距本鎮南約二里許之田野中，即見一紅色圓形敵機之徽章，在已破碎之兩機翼下發現。再向前進，到距庸家莊村東北角約數十丈處，又發現一四五尺深之大洞，（蓋為敵機墜落時所造成）斯時，地下已散佈機內之零星物件不少。而在該洞西南方兩丈許，此被燬之敵機即全部呈現。機身已全燬，粉碎不堪，故機內詳情已不可知。祇知該機內有四人，一為開機槍者，一為收發無線電者，一為駕駛員，一為看地圖者。此四人於墜落時已完全斃命，其右側尚有一黃色橡皮質之降落傘。可知此四人於千鈞一髮之際，欲圖以該傘逃命，而不可能也。另有機

槍一支，在其左側，槍管已毀壞不堪；槍旁尚有子彈兩盤，一盤猶完整，另一盤正在機槍內登膛處，已有十餘發放過。此外，並有炸彈多枚，留在機內，尚未爆發；更有如皮球樣之毒彈數個，留在機槍之旁。該機身長一丈七尺餘，爲九五式水上偵察機，爲中島第一〇五號；機槍上亦有字曰：「旋迴銃彈倉。」此外，尚有多處印有紅色之「松村」等字。機內有無綫電記錄簿一本，約百餘頁，紙爲白色。……

筆者於事前既見其作戰，事後又見其已毀之機身，故所得之情形較報章上所刊登者，實更詳盡而確實。故不避文字方面之粗俗，急爲辛報讀者告，希廣爲宣傳，俾知敵機之不足畏，而我方空軍之技術，實遠在敵方之上也。（當九時廿五分我空軍與敵機互戰時，我方亦僅有一機與之對抗，如敵機上之駕駛員稍有技巧者，在我方又一機尚未追逐至前面之時，大可開足馬達，向前逃命；但事實告訴我們當我機追至敵機後時，敵機業已倉皇萬分，不知所措，敵機上駕駛員之低能已完全暴露。）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九日下午一時筆記於高資鎮。）（辛報）

## □ 太原三次空戰記

敵機自「九一八」六週紀念日起，就每天來太原轟炸，每天且來三四次不等，皆經我機飛起迎擊，在太原及附近上空，發生過三次劇烈的空戰。

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時半，敵轟炸機兩架，從張北來襲，我機五架迎擊，敵機一架未敢

入城，轉向東北方逃飛，我機跟蹤追擊，在同蒲路北段圻縣豆羅車站，將敵機擊落於牧馬河中，駕駛員等三日人，立被摔死，另一架也倉皇向北逃走，恰巧碰到我們在前方作戰歸來的空軍回來，不數分鐘，就把敵機擊落於崞縣附近，駕駛員一被俘，一摔死，平綏線自南口失守後，節節敗退，這次擊落敵機兩架，乃是平綏線上第一次的勝利，現在圻縣擊落之敵機，二十日連回太原，油箱及發動機全部燬壞，機之尾和兩翼，密集的佈着彈痕，機尾有「七七八」字樣，并繪有櫻花三朵，也被擊得破碎了。

十九日，是舊歷中秋節，黃昏時候，街上行人擁擠，因為他們以為敵機不能在晚上越過雁門關和太行山，所以都出來度這團圓的中秋節，可是下午六時分，（上海已為六時五分）突然聽見警報，敵機乘着月色，前來夜襲，這給市民極度的恐怖與騷亂，六時二十分，敵機飛太原上空，在開化寺（如上海之城隍廟）市場，半坡街住宅區，（記者住宅亦被炸燬）姑坊庵等地，投彈百餘枚，死傷三十餘人，毀損房屋百餘間，我機飛起迎戰，機關鎗聲像落冰雹一般，但是因無探照燈設備，敵機在太原上空半點鐘，才被趕出去，據某飛行員云，「此次敵機來四架，皆九六式重轟炸機，由天津飛來，每機有二個發動機，每機有七百五十四馬力，價值四十五萬元，機內坐七人，此機異常笨重，白日絕不敢來，所投炸彈，為昭和四年造，重五十磅，華北一帶敵機，除此重轟炸機係日本購一部德國材料自造外，餘全是東四省的華機，在「九一八」時被其劫去改製者。」

二十一日下午一時十五分，敵機二十架來襲，我驅逐機四架起飛迎擊，到了上空，發



現敵全是戰鬥機，專來挑戰的，我機一架，駕駛員黃君，被敵四機，分佈上下左右包圍，黃君技術極為高強，駕機上衝下墜，左右側擊，激戰三十分鐘，可是來的敵機雖然多，仍被我擊落兩架，殘骸在附近城郊，民衆因敵機全是戰鬥機，未攜炸彈轟炸毫無損傷。

以上三次劇烈的空戰，使得本來在晚上開門營業的商店也竟日停止營業，每條街上斷續的有幾個行人，一二輛人力車蹣跚着慢步，找不到乘客，市上呈現着淒涼悲楚的景象，一個人走在路上，會感到心悸而又酸痛起來。（九月二十二日太原）（新聞）

## □ 重陽空戰記

晝夜的怒風把點點的陰霾掃個淨盡，顯現出明鏡的蔚藍色的天空。這天是重陽佳節，在久雨初晴後，天高氣爽，萬里無雲。這霄在滿足了他們——空軍戰士——的渴望。每個歡快而高興的面容立刻呈現出來，他們在黎明時以極迅速時間就先舉了早餐，穿上飛行衣，趕往飛行場。他們雖在休息，但他們的堅決的意志，活躍的態度，毅勇的精神却都充分表現着，有的笑着說：「今天舊曆重陽節，敵人會送禮來的。」話猶未了，敵機空襲警報果然便嗚嗚地拉起來，於是我們機場上螺旋槳的聲音響了。霎時間，機聲透入雲霄，我們空軍陣容。在天空的朝陽中擺布出來，像飛雁一行那麼馳往天邊，眼睛一轉便看不見了。果然，他們遊獵到蘇州至江陰一帶空際，發現敵機了，他們開足馬力追上去。敵機是雙座的水上偵察機，到了江陰上空，已是無法逃脫。我們空軍英雄，個個都似幾月未吃

生肉的餓老虎一般，見了這樣兩只肥牛，那肯輕易放過？便分左右翼兩面前進，把敵機夾在中間下空；飛到適當距離，便首先向左右衝殺。英雄們的機關槍陸續掃射，敵機匆忙地接受不了，一架下趨向江面；我空軍英雄中的一位，便追了下去，把牠打下倒插入水中；另一架也受了傷着火燃燒了，帶着一縷黑烟下墜大江。當我們的空軍英雄歡快地回來時，在他們起飛前桌上倒的開水還是溫的。因為由警報開始到警報解除，只有半句鐘呢！

下午一時半，敵人大隊的飛機確來送禮了，警報傳出後半小時光景，我們空軍英雄的  
一部，在雲霄上離地一百公尺以上，追上敵人的飛機。這次，敵人有九架轟炸機，六架驅逐機，敵轟炸機存身逐機保護之下，向京中前進，我們幾位耐不住殺氣的空中英雄，迎至  
軀近自管兒，便紛紛向敵人的轟炸機那邊殺去。敵驅逐機接了上來，雙方空中戰鬥由此展  
開，一會勇者衝鋒了，我們幾位戰士，便相互的追逐獵擊物。不幸得很，我將士曹芳鎮君  
處劣勢之下，受傷降落燕子磯江中，他光榮的戰死了，他的精神將與江水長流。高志航戰  
士把距離最近的飛機擊至兩三百米突的距離，他才開始施放他準確的機關槍，大概子彈  
擊中敵人的引擎，這時敵人的飛機很快的拉機上升翻圈，也許敵人就在上升的時候死了，因為這  
架死人的機器，老是上下不斷地旋轉。這時高志航倒弄得對敵機無法描準開槍，只好在上  
空盤旋對敵監視，忽然他發了一個射擊機會，滾上幾槍，敵方便向溇潭方面墮下去了。但  
當他急速地回頭的時候，他又尋到他的獵物，追擊的結果，又是結果了一架敵機。而他又  
轉回來幫助陳有爲君擊走了另一架的敵機。正當他抽身追敵連結在敵機尾端上空射擊的時

候，敵驅逐機兩架抄在他的後面，由他回顧發現敵機的時候，他趕快掉頭上升，飛機一個翻身。便又追在敵機兩架的後面了，敵機也很迅速上翻，雙方正在衝殺，他忽發現敵機增至三架，他受包圍了，於是他施展其上拉斜面倒飛神技，敵機竟無法對其攻擊，他上升到一塊雲裏去。這時，劉粹剛戰士也已在衝擊敵機了，黃泮揚戰士則十分勇敢地與敵機盤旋在另一角，很輕靈的將敵機擊落。於是，他們遊弋天空，繼續搜索他們的獵擊物。劉粹剛戰士經久戰之後，他覺得機上某一部鋼絲好像被擊斷；當他降向機場時，忽然發現敵機一架正緊追在後面，跟着他往下行來，速度很快，愈下愈近。他自己的機器雖已減低航力了，但他覺得機器尚可操縱，便將油門關小，待敵機空至距離短時，便以九十度直角小轉彎，突轉向敵機，敵機頗靈敏，亦急道拉向上升，復欲控制劉戰士飛機之後，而劉則隨之上升相互追逐，忽得在其後側，優越地位，即疾按其準確發射之機關槍，砰然一聲，敵機油缸被擊中爆炸，似一條大龍直向地面墮下墮，劉戰士在空中迴旋數圈，好像笑視他手下的犧牲者，一場空前的惡鬥也便結束了。

這一天戰鬥的結果，敵水上偵察機，被我擊落兩架，敵驅逐機被擊落四架，還有受傷逃回的敵機，無法調查，我們的空軍呢，沒了一位好漢曹芳鎮烈士，壞了兩架飛機。

晚上，參戰的英雄們和其他一部接班的好漢，把着酒盞，說：「今日舊曆重陽節，敵人送六架禮物來，我們痛飲一杯！」答覆的說：「好！再來一杯！」（慶安）

（辛報）

## □ 訪問天空戰士

### (一) 祝鴻信

沉悶的天氣，暗澹的風雲，拂着一顆熱烈的心，踏上了細雨霏霏的街頭，走進了XX醫院。

空軍第九分隊長祝鴻信他是住在四樓的，我從前也來過了兩次，他也先後遷移了兩個病房，不過我前兩回來的時候，總看見有一位區輝先生，（空軍第三隊隊員）跟他兩個人，臥在病牀上靜養，這一遭却祇看見祝先生一個人，堆着滿面的笑容，跳下床來讓座。據說：區先生早已經在幾天前出院了！就是他本人，最近兩星期內，也決計可以歸隊。報國有日！面部上他浮現出了欣慰的微笑！

「八一三」全面抗戰序幕揭開後，一飛冲天！祝先生是我們空軍先鋒隊裏，造成勝利紀錄的首創者！同時也可說這次勝利聲中的最先犧牲者！ 同伴任雲閣的殉國，他自己的掛彩，造成了歷史上的空前紀錄，國際間的榮譽地位。

這一天他的精神很好，臥衾也特別的健，而我最關心的他一隻左臂，雖然在臂灣中間，還纏着一層紗布，可是它也已經能够輕輕地伸直，慢慢的灣轉來了。

我這隻臂膀，現在可以不生問題了，將來一定還可以駕駛了飛機報國家的公仇，雪個

振。聲。

人的私憤！

「不打死我，終有報仇的一天！」這是我想起了第一次訪問祝先生時，孫長儒醫師跟他施行手術時候說的話。

同腦時海裏，也立刻反映出一個怵目驚心的回憶：

「血，殷紅的血！肉，模糊的肉！祝先生躺在床上，痛呀！呀痛！咬緊着牙根，繃牢了眉尖，悲壯的喊着：孫醫師一方面在自顧自很小心，很注意底執行伊神聖的職務，一方面又很和善的安慰他說：請你忍耐一下吧！我輕一些！馬上就好了！接着四塊大小不等的碎彈片，一塊一塊都被孫醫師從模糊的血肉裏拮了出來。痛！我喊着覺好過一些。痛！痛得我痛快！恨！也恨得我切骨！這是祝先生當時的回答：同時他並且還要求把拮下來的彈片，都給他保留了做日後的紀念！」

這兩天日本飛機又三番五次的轟炸我們首都和廣州了，又不知道又有許多莊嚴富麗的建築，跟無數安居樂業的同胞要犧牲在敵人的殘暴行爲下了！祝先生他打斷了我的思潮，衝破屋沉靜的空氣發言：

「言爲心聲！」有了愛國民的堅強信念，所以才有救國救民的最大決心，他是怎樣的一刻不會遺忘掉國家跟民族呀！我這樣底默默想着。

察省是怎樣的陷落，大同又如何會失守，劉汝明的按兵不動，誤我戎機！李服膺的不戰而退，縱敵深入！話到：那班庸弱的軍人，我們大家會切齒的痛恨。南口血戰，楊方廷

的全團騎士，南壕暫齊毀，寶山邊兵，姚子青的一營健兒，偕孤城共殉！談起了：這輩民族的英雄，我們又不知不覺的會眉飛色舞，彼此除了談着國內抗戰消息以外，又祝先生他告訴了我許多關於空軍作戰的技術。

「祝先生你能告訴我：你過去受傷的經過嗎？」我見他精神依舊很好，便提出了這個問題向他請求。

可以！可以！不過我沒有把敵人趕走，倒反而自己先受了傷，這豈不是要叫人聽免了覺得笑話嗎？笑着他也滔滔不絕的說了！

八月十四這一天，我們奉到了當局命令，派了三隊飛機，去滬甯參加作戰。我們一聽，一個個都高興得不待，馬上由××出發，三十分鐘後，我們已經活躍在黃浦江上的領空了。測定了目標，「出」其不意的躲在「雲」霧裏，向「出雲」艦轟炸，當時我們居高臨下，很清楚的看到敵艦上手足無措的忙亂情形。我們的任務總了符，我們依舊的飛了回去。第二天下午，我們又帶了送給敵方的禮品——炸彈，再飛到上海，預備轟炸公大紗廠附近的敵軍臨時飛機場。這天因為是雨霧彌漫，目標不容易找尋，同時却發現了有敵人的戰鬥機一架，正向我們迎面駛來，不過高度沒我們的一架那知高，我想追過他們，掉了炸彈，再來跟他作戰，因為我的這一架是輕轟炸機，也可以利用作戰，可是料不到這時還有一架敵機，更高底飛在我的上面，由後方追來，用機關槍向下密集的掃射，敵機下高射砲更像火星樣的轟來，我機處在前後左右的上下夾擊之下，形勢是危急到萬分。那時，我個人

也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滿想掙扎一分鐘是一分鐘，正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急中生智！我立刻把飛機斜傾底直豎下來，敵機滿以為是我機被擊中受了傷，所以便停止了射擊，我就乘了這個機會，突出了他們的包圍，再更高的飛升到了雲霧裏，摸摸自己的臉上，已經濺滿了血雨，同時左臂也覺得隱隱作痛，便把它塞進了衣袋，幌了幌腦袋，伸了伸頸子，也還跟平常一樣。再檢視了一下機件，幸虧也沒有致命的傷害，不過這時真個要是飛機不中用的話，我決計飛回去跌到敵軍的兵艦上去，玉石俱焚！後來我恐怕飛機飛不到入，半路上出毛病，所以沿着鐵路線飛到了虹橋機場降落。回過頭來一張，我的同伴任寒閣，却已經飲彈殞命，為國捐軀。我模糊地也被送到了這裏。說着：他有無限的悽惻！

我們空軍，這一次出動，原是為了應戰，不像敵人漫無目標的濫轟瞎炸，反正祇要是在中國領土上，丟下了一顆炸彈，那末，轟毀的還不是中國的土地，犧牲的還不是中國的人民嗎？可是我們就兩樣了！我們決不肯把炸彈隨意濺拋，我們擲下的炸彈，是要有相當代價換回來的——敵艦，敵軍。所以我們總是向他們的彈雨槍林裏鑽。誰都是抱着大無畏精神，非完成了任務，是決不飛回來的。凡是每一個飛行員，我們大家都有一把「不殺敵人，即殺自己」——委員長賜的佩劍，隨身掛在身上，既然沒有一個肯偷生，所以就決不會有一個做俘虜，祝先生講完了他受傷經過以後，又發表了這幾句的談話：

「不斬婁關誓不還！」那末這氣壯山河的壯語，比較敵空軍俘虜所書的自供，相去就不知道有千萬里了！記者屬稿的時候，寫到這裏，鐵畫銀鈎，腕底下也好像有勁了不少。

最後我們又談了些祝先生的家庭。

他今年廿六歲，家裏祇有一個媽媽，一個弟弟，老家是早已淪亡了快近六年的熱河。最初他二十歲的時候。就在瀋陽張學良創辦的航空訓練班裏訓練。「九，一八」之役，國破山河在，他獨個兒懷着凌雲壯志，奔走天涯！考進了杭州航空軍校，第三屆畢業出來眼睛睜想着自己的老母弱弟，在這悠長的歲月裏，始終還是被壓迫在敵人的鐵蹄下，有家歸不得！」說到這裏，他已經擒滿着一包英雄虎淚。

「鄉愁」我再也不敢談及身世。來引起這位「遊子」「征人」兩重奏的「飛將軍」悲哀跟隱痛，祇祝願他能够早一日的收復失地，打回老家去！在慈母的懷裏，重溫一下「骨肉之恩」的舊夢！

可喜的，據昨天報上登載的消息：說這位飛將軍因為作戰勇敢，當局除重賞之外，並且還晉昇了上尉，以示鼓勵。那末，兩星期以後，我們又將看見這位新中國村石的飛將軍從天而降了！

（華美晚報）

## （二） 阮樸羣

在××路的傷兵醫院裏很微倖地會見了我們的天空戰士阮樸羣少尉。

二十二日上午，他在瀏河敵人陣地裏投彈的時候受了傷，當天晚上就進了醫院的。下一天早上，記者就知道這消息，立刻驅車去訪問，可是連去了三次，醫院裏的辦事人都婉



言地拒絕我，阮先生雖然受的傷很輕，可是需要安靜的休息，而且醫生是禁止他談話的。直到今天，——第四次的訪問，才由該院劉先生的引導，會見我們了空中的戰鬥員阮先生。

阮先生躺在走廊的睡榻上，精神很健旺，記者和他招呼的時候，他好像已經預先知道有客人來訪問他的那樣微笑着和我點頭，我們閑談幾句之後，就作了以下的談話：

阮先生是那的人，今年幾歲。  
福建。今年二十五。

能夠約略告訴我那天受傷的情形嗎？

那天上午，我們的飛機奉命到瀏河敵人陣地去投彈，當我在天空飛翔的時候，後面突然有八九架敵機包圍上來，因為寡不敵衆，我的腳踝上中了幾顆機關槍子彈，當時就暈了過去……

國家待我們太好，民衆待我們更熱心，真是抱歉得很。他牢牢記着兩顆炸彈沒有命中敵人的陣地爲憾。

阮先生的腿——沒有問題吧？

他輕微地移着自己的腿，笑着說：

就是行動不便，大概是沒有問題的。

我默念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阮先生或許和我想着同樣的念頭吧！不禁相顧

而笑。

辭別出來，太陽強烈的在天空照着，這正是「如日之升」的象徵吧。

（中報）

### （三） 區 輝

二十一日侵晨，天氣朗晴，該是空戰可以清晰地看到的一天。記者方出家門，即聞空中機聲札札，此時心中非但沒有分毫恐懼的情緒，反而恨未能早些看到空中激戰的展開，再看我機圍攻敵機的雄姿，以便在訪問我們的空中殺敵英雄有談話的資料。

記者今晨九時半，由了事前的預約，到××醫院去訪問我國空軍第三隊抗戰英雄區輝君，由醫院負責人的引導，我們上了電梯，去叩××號病室的門，當由一個外籍看護婦出來開門，記者當遞進了名片，即蒙接見，區君體格魁梧，那時睡在床上。見了記者後，即半仰起來招呼，他穿了件汗背心，在臂上縛有繃帶，精神之佳，使人不覺得他是住在醫院中的病人，和區君同住的，尚有在十四日那一天抗戰受過傷的祝隊長。

記者乃陳明了此次赴醫院慰問的意思，區君態度很是溫和客氣，說為抗敵受傷，乃中國軍人的天職，所以囑記者傳達讀者對於個人受傷，不必介意，而應從國民護國工作上去努力。他又說，現在負傷即可全愈，所以出院殺敵之日，已不在遠。

記者乃詢問殺敵受傷的經過，區君的精神突然興奮起來說：「在××日，奉命一小隊飛往炸吳淞口外的敵艦，飛到目的地後，敵艦上的飛機即倉皇應戰，我們抱了為國犧牲的

決心，見敵機到來，恨不能立即予以殲滅，於是天空大戰遂開始，不知在那一瞬間，我已受了傷，但以爲轟炸敵艦，目的已達，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所以殺敵的情緒更加高昂起來，最後，平安地在X附近降落，由我軍送回來，入此醫院就療。

最後，記者問日本空軍的實力如何，區君笑了一笑，用半廣東話說道：「東洋人飛機師的本領不過爾爾，國人儘可不必耽心。」

至此記者本來還有許多話要問，因恐與區君的靜養有妨，便與辭告退，又記者告別時，蒙區君爲本報題「空中殺敵」四字，並允許記者攝影，刊諸報頭。

按區君名輝，爲航空隊第三隊少尉，自日本在上海挑釁，大戰開始後，即奉命來滬，加入前線殺敵云。（時事新報）

#### (四) 陳其光

九月二十一日在太原上空與敵機奮勇搏戰，竟致受傷之我空軍勇將陳其光氏，養傷於XX醫院。記者往訪，陳氏住該院特等病室，傷勢未痊，額上尙紮有綑帶，惟精神極佳，已能起行，口操粵音，記者亦即以粵語交談，記者首敘最誠摯之慰問，並對陳氏英勇抗戰之精神致無上之敬禮，陳氏謂此次抗戰負傷，各界紛來慰問，實爲銘感，現傷已漸愈，二星期左右，可告復原，當再駕機殺敵，以符厚望。記者復詢以陳氏在空軍之歷史及戰績，承其詳告，茲摘要記於下：

陳君之生平 余（陳自稱）為廣東番禺縣人，今年二十八歲，現任空軍驅逐機某段段長。國軍北伐時，深感空軍對於國防之重要，遂於民十七年在粵中中山大學附中畢業後，即考入粵空軍學校第三期，民十八畢業，旋即由飛行員升任小隊長。蘆變發生，余等曾請纓北上，奈因命令未頒，未克如願，但已加緊技術訓練，俾能隨時効力。

京滬之戰 及至八月十三日滬戰發生，余即奉命領隊，在京滬等地作戰，曾往滬間敵人戰地，外敵艦投彈多次，毀敵多人，敵機被余等擊落者為數頗多，屢于敵空軍巨創。在晉展神威 奉令來晉後，即逢敵機襲并最緊張之際，十八日率五機迎擊敵機，擊落敵偵察機一架。十九日四機與十餘敵機戰鬥，又擊落敵轟炸機一架。二十一日下午敵方派驅逐機及轟炸機二十四架來襲，余率另一機與敵九機戰鬥甚久，雖然拮据懸殊，但以殺敵心切，力盡力應戰，後隊中忽有一機單獨下降，向余機射擊，余見有機可乘，且揣此機恐為領隊者，故即加以猛烈射擊，約十餘分鐘，即擊中其油箱及其機身，旋即下墜，後余見另一機已為敵機包圍，乃趕往救，與另四敵機相持二十餘分鐘，不幸左臂中傷，被迫降落於城內女師，額部被機身掃傷甚重，遂失知覺，後在該校救出，送院醫治。

擊斃三輪寬 翌日復悉昨夜被擊落敵機為隊長三輪寬所駕駛，頗覺興奮，按三輪寬為日本有名之陸軍射手，後投空軍，駕駛射擊俱精。九一八之前任東北航校教官有年，在實際上彼以善戰名於時，此次戰死，實為驕傲所致，因彼並不率領池機共同包圍我機，竟單獨下降作戰，可見其估計自己技術甚高，而藐視中國空軍，以為不足其一擊，殊不知中國

人對敵軍早恨之澈骨，決死抗戰，並不稍有畏懼，且年來技術進步甚速，非如彼所料之脆弱也。三輪寬率領之機隊，意欲於二十二日襲晉垣，乃彼突死，乏人指揮，全部計劃已告失敗，在三輪寬遺屍中獲得彼之私章，指揮劍，地圖，及重要手冊，上載敵進攻計劃頗詳。

敵強不足畏 陳隊長並云敵人雖強，殊不足畏，祇要大家抱犧牲決心，勝利必屬於我。在南京時，敵彈雖已落在我機場上，但我空軍仍飛起應戰，敵夏谷上校所主領之大隊敵機五十餘架，被擊落者四十餘，夏谷率十餘殘機回國，即以自殺聞，因遭我空軍奮勇抗戰而慘敗，無面目見其國人也。

陳君之壯語 陳氏最後謂我國空軍實力，不減於敵，且我係被侵略者，戰鬥員均拚命衛國，精神遠勝於敵，保衛山西收復失地，為軍人天職，余等誓流後一頰血，來為民族解放而鬥爭，深望全國民衆，一致奮起，共挽國難。現惟見後方各地均多遷移，即護士醫生亦有逃避者，想在此全民抗戰中，亟需人才，何能卸責，且此時如不一齊動員，將來不免要做亡國奴，既然死亡，不如現在共向敵人拚命，以求民族解放，則反有生存之望云云。

(新聞報)

## □在廣濟醫院訪空中的英雄們

廿世紀的象徵為天空的征服，所以「誰快就誰勝利，」無空防即無國防，「領空權的拱

中國空軍光榮史

衛，係構成現代國家的必要條件。

敵機此次侵我領空，原想滿載而歸，不料給我英勇無匹的空軍，予以致命的痛擊。自謂爲第一流的本更津航空隊，幾於全軍覆沒。給好大喜功的日本軍閥們一個活的教訓。我國無量數的生命財產，在我空軍奮力挫敵的偉績下賴以保全，我們對於衛國保民的空中英雄們，令人不勝欽佩感綴！

一個秋陽尚厲的午後，蘊着一股興奮的胸懷，到廣濟醫院裏去訪問爲國負創的空中健兒。醫院在平時給我的印象，常是陰森沉悶的，可是這一次則例外，激昂壯烈的空氣，加緊了我前進的步伐。

空戰受傷的壯士，魁梧奇偉的劉維權君，傷中要害，不幸於十九夜十時卅分鐘殉國了！在他固求仁得仁，雖死無憾；然將敵人兇殘未滅的今日，將星遽隕確爲一椿無可取償的損失！他籍隸河北，自南開高中卒業後，即考入航校，爲該校第六期的畢業生，敵機轟炸南開之役，使劉君悲憤填胸，與劉君同駕一機殺敵者爲其同學張光蘊君，亦受有微傷，現住廣濟醫院醫治，據張君告記者，十四夜，我空軍派機一隊，至曹娥某處警衛，我與劉君同派在該隊服務，十五日上午七時，有敵機十一架經過該地，擬襲進杭州，爲劉君首先發現，立即與我登機升空迎戰，當時敵機與我機同時高飛入雲，至海甯上空，我機一架與敵機數架苦戰之結果，當有敵機二架被我機擊中。因我機飛行過速，劉君撞傷頭部，我亦略受微傷，被迫在海寧上空降落。劉君不幸已於十九日下午十時殉國，劉君待人接物，極爲

誠懇，性情豪爽，尤富愛國熱情云。張君追述劉君遺事至此，不勝神傷，記者以張君尚在負傷休養中不便久談，旋即告辭而出，劉君此次偉烈犧牲，使敵機未敢輕入杭州上空一步，厥功至偉。但因殺敵太切，致擁傷頭部，羣醫束手，竟致不起，歿時年僅二十四歲，惜哉！

榮膺此次禦敵空戰首功的是高志航君，六年來的國難家仇，使他不與倭寇共戴一天，他是遼寧人，現年卅歲，幼攻砲科於瀋陽東北炮兵學校，十八歲起即改習航空，曾在法國專研航空兩年，他說對於航空特具興趣，顧「名思義，他確是有大「志」於「航」空的，他曾娶一俄婦，生兩子，因國府限制空軍官佐與外籍女人結褵，乃賦此離，旋與國人結合，現居南昌，他有六個兄弟，家庭狀況甚佳。他傷在右臂，槍彈業經醫生用手術取出，病勢已見大減輕，他說空軍人員應做歐戰時以一機擊落敵機百架之德國紅武士律特豪奮，即退一步，亦應做一個空軍烈士，他這種壯志豪情，真令人敬佩不已。

以浙人而衛浙土的徐漢靈君，餘姚人，年二十三歲，父母均健在，業商，雁行有四，他先後肄業於上海聖芳濟及青年會中學，亦為航校第六期畢業生。十五日之戰，彈中左肺，左手大姆指暨中指皆受創去一節，肺部之彈，已安然取出，神態明朗。他撫着創口說：「這是敵人給我的禮物，將來我當加倍送還他們。」態度堅決，溢於言表。當他十四夜在曹娥江畔發現敵機時，倉卒應戰，連保險傘保險帶都沒扣上，左手受傷後，不肯下降，仍運用右手迎戰，一直到敵機慘敗任務完成後。方從容賦歸。

錢國勳君係航校的飛行教官，頭部傷勢漸痊，約一週後可以出院，他性沉毅，緘默寡言。惟對於最近杭州人民的紛紛搬家。尤其是利用公家汽車搬運私人物件的公務人員和市上商店的紛紛關門，認爲一樁奇恥大辱的事，希望短見的杭人幡然改圖，勿使這位呻吟於病榻的志士有所傷感！

此外尚有王廣英張光蘊曹鼎漢黃可寬四君，傷勢均甚輕微，不久就可出院繼續殺敵了。

最後，高志航君很莊重的說：「我國目前空軍的實力，雖可與敵人較一日之短長，然全面抗戰，曠日持久，必須多方補充，方克有濟。此事刻不容緩。」言訖即自動脫下其白金戒指一只，作爲國防獻金，並請報紙努力宣傳，籲請舉國同胞，踊躍解囊，用以購機救國，稍受輕傷的錢國勳曹鼎漢兩君，亦各立捐法幣十元，俾集腋成裘，充實國防。

爲國負傷的空中英雄們，其身雖在病榻，其心則無時不以國族爲念，捐戒助金，唯恐不及，一般愛財若命的人們，視此能不愧死？（辛報）

## □我空軍戰士之最初殉國者

桑。模。

在每一個中國民衆的心理，或者以爲中國第一個爲國犧牲的空軍戰鬥員是任雲閣烈士，但是，不，在一二八的時候，我們已經有一位趙甫明烈士先着任烈士而光榮地犧牲了；茲特記其事：



民國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的清晨，在杭州笕橋的上空，發現了一種特殊的音響，從東北方漸漸地響了起來。於是駐守在這裏的每一個巡邏的兵士，都抬起了頭，對着天空凝視着；而在幾分鐘以後，他們就已很敏捷的駛遠處的空際發現了大批的日本飛機。事情分明突然的嚴重了，他們馬上運用着報信的技能，接連的發出了幾個緊急的信號。在幾分鐘內，廣大的機場上便已聚集了不少我們的英勇的戰士。他們都是受過嚴格的訓練，而且早已準備跟日本帝國主義拚個你死我活的。現在時機到了，他們便各自爬進了飛機，向着空中沖去。

飛來的敵機一共有十五架，——六架是載重二千餘磅的轟炸機。九架是最新法國式「巴爾力格」機。（這六架轟炸機的浮力是很高的，它幾乎能夠停在空中不動；其強烈的轟炸力，是可以想見的了，）十五架敵機全是灰色，兩翼上則添着日本底太陽國旗；機中帶了重量的炸彈，——他們自然是抱着絕大的野心而來的，滿想乘我們的不防，來炸燬我們這一個空軍根據地。可是，出乎他們意外地，飛機場的上空，已佈滿了中國的飛機了！同時，機槍也已迎頭射將出去。

機槍聲，飛機聲，瀰漫着整個的天空。杭市的民眾在睡夢中都聽到這一種刺激的音響。理智告訴他們，這是中國飛機在空中和敵機激戰了！但他們並不驚慌，反都仰起了頭，迫切地期待着中國空軍的勝利。

當時，因為事情的緊急，我方祇有十架飛機迎戰；可是，戰鬥的力量，却也給予敵機

以一種強力的威脅。在他們奮勇的衝擊之下，終於使敵機望風而逃了。

當飛機在激戰的時候，我方有四位忠勇的戰士，被敵機槍彈以射傷。這四位是：（一）石邦藩，被槍彈穿過左臂。（二）沈傑，頸下被槍彈擦傷。（三）趙甫明，被彈炸傷頸胸腹三處。（四）王天祥，虎口擦傷。這四位中，趙甫明的傷勢最重，他的頸胸腹三處，全被轟得血肉糊糊地不忍目睹；但是，熱血激使他仍是不顧創痛地在空中與敵人力鬥，直到敵機逃去，我機降落後，才由同伴發現了他的傷勢，而同時他自己也才相當的感到了體力的不支；於是，馬上就上了救護車，很迅速的送到了城區新明路的廣濟醫院去。

在病榻上，他還興奮地說：「殺……追……我們要炸盡日本的飛機。」並且，他還焦急地不時詢問司機的情狀。肉體雖然已有了歸宿，然而，他的精神是不死的，他在抗日史上佔着悲壯的歷史。

傷處實在太重了；幾個醫生會診後，終覺得是竭盡人事。事實上，誠然已非醫藥所能挽救的了！

三月十八日的清晨，這位民族英雄趙甫明烈士，已因傷重無救而逝世了！不幸的消息，使全杭州市民莫不同聲下泣！當日，便有多數的市民，以及黨政當局的長官，聚集在廣濟醫院，對着黨國旗交覆下的趙烈士遺骸，致其誠摯的，哀悼的敬禮。

當局對於趙烈士的身後遺孤的處置，給予了一種優渥的撫卹。並在十九日下午，舉行了一個哀誠的追悼會，參加的全是黨政機關負責的長官：素車白馬，會場中淒寂的情狀，

和官長們的沉痛演說，使每個人都悲憤異常。靈柩便在會後移到四明會館暫厝。趙烈士的英魂底靈柩，是永遠深刻在我們腦海中的。

當時，我作四匹單子可置，以不拜禮為最重，因為他的左臂是給國際間禁用的達姆彈所炸斷，所以在離肩膀四寸的地方，實行截斷了，總算保全了生命。其餘二位，則不久即出師。

不才現在航空界已有十餘年的歷史了，他是湖南乾城人，北平南苑航空學校畢業的；民國十四年在國民第三軍服務，民國十六年，曾充軍政部航空第二隊部，由於他的豐富底經驗，雖然祇有狼骨，但是他依然能夠駕駛飛機，所以現在他還是在航空界服務着。

(辛報)

## 記殉國之飛將軍戴廣進

俞拔芸

四年以前，當記者剛從中學走出來的時候，曾下過投考航空學校的決心，可惜後來因為自己近視眼的程度過深，不得不打銷了壯志。但是，我很驕傲，因為我有幾個同學都是學航空的，而戴廣進兄就是其中之一。

認識戴君是三年以前的事：

在光華大學的網球場上，我時常遇到一個高個子和另一個很矮小的廣東同學在打網球，那廣東同學常常給那個高個子打直落三，我就開始注意了這高個子。

後來，到一個同學的房間裏去玩，經那位同學的介紹後。才知道這個高個子就是全校著名的戴廣進，是一個全能的運動家，網球足球和排球都代表過浙江省，在全國運動會裏曾出過風頭，此外對於田徑賽亦很擅長。

因為時常到那個同學房裏去玩，我和戴君漸漸的混熟了。戴君原籍安徽，因為在蘇州晏成讀過多年書，所以亦說得來幾句蘇白，但總脫不了皖腔，大家時常以這一點和他開玩笑。他研究的是經濟，然而對於政治却很注意，常常爲了政治問題，而和人家辯論得面紅耳赤。

有一天，我預備問他借一本筆記簿，一推進門就把我呆住了，他們一房間五個人每人都俯了身子，把頭頂在雨傘柄上打轉，口中數着：「十四，十五，十六……」

「你們在玩什麼玩意兒？」我驚問：「沒有回復。」

「廿一，廿二，廿三……」繼續數下去。

「這樣轉，轉，有什麼意思，你們又不是無錫人，何必團團轉？」我有些生氣。

這時，老七吃不消倒了下來，接着老徐小張都倒了下來；祇有廣進在繼續轉。再過一分鐘模樣才停止。

「到底，老戴最厲害，航空學校他一定可以放進。」老徐氣吼吼漲紅臉說：「到這時，我才明白他們是在比賽，但是我是總弄不懂「轉」與航空的關係。便提出疑

問：

「老戴，這樣轉到底和航空有什麼關係。」

他一面拭汗一面說：

「攷航空學校時有這樣一種試驗，試驗你在長時期旋轉後，神志是否依舊清醒。否則把一架值幾十萬的飛機交給你，你在轉三個五個轉後便失了知覺，把一隻飛機送了去，國家的犧牲太大了。我因為要投考航校，所以天天在練習，他們不相信，要和我比一比，到底輸給了我！」

自從這次以後，我才知道廣進有考航空學校的壯志。後來，果然從老徐那裏聽到他已考取航校的消息。而以後有一天，當我和他在走廊裏相遇時，我就取笑地說：

「老戴！你考取了航校，通知亦不通知我一聲，真不够朋友；現在已經這樣神氣，將來橫渡太平洋回來，或者到東京去下了幾個鐵蛋回來，眼睛不知道要生在那裏了。」

他急忙辯道：

「那裏的話，我已經立定志向，從今天起，不抽香烟，把三千根頭髮薙得光光，好好的學他幾年，將來到東京去一次，出出鳥氣。」

忽忽的一個學期結束了，從下學期起，廣進便進了空校，而我們光華就少了一個運動健將，我個人亦少了一個知己朋友，每當中日風雲緊張的時候，我就想起一個高個兒，同時每當江大比賽時，一定有人提起「戴廣進」這三個字。

去年當中日關係緊張的時候，他寄來了一封信，內中有一段說：

「我們一隊，每一個都是年青力壯的漢子，長時期的訓練把我們練得像鋼鐵一樣的堅硬，火花一樣的活躍，只要一聲命令，我們在幾秒鐘之內，就可以把我們的鐵鳥飛騰起來。載滿了重量炸彈，幾小時之後在日本的天空上出現，轟！轟！轟！我們炸彈在敵人的火藥庫，要港，要港上開了燦爛的花朵。這玩意真夠味！」

七月七日的盧溝橋事變掀起了全民族抗日的怒潮，在北方，在南方，我們忠勇的將士把鮮紅的血染赤了北平與上海，我們的紅星將士接二接三的給予倭寇以嚴重的打擊，不但炸了敵艦，並且炸燬了敵軍的根據地，震碎了敵人的胆，炸破了敵人三星期把中國人趕出上海的迷夢。

每當我機乘月明星稀之夜來滬暗襲敵艦，敵艦倉皇應戰，亂放高射炮的時候，我相信這裏面一定有我的朋友廣進在內，我就很驕傲的對一同看的人說：

「這許多紅星戰士裏面，有『我的朋友』在內。」

同時每當報章上發表了某地我機擊落敵機若干架時，我就相信廣進又建了功勳。

是昨天——中秋節——的夜裏，整個的大地都浸在銀光裏的時候，我們一羣愛聽國事的青年，正聚在一架收音機旁邊在收聽中央電台報告新聞，英文報告的時候，我們聽到：

「日機四十六架襲京，我機十六架起而應戰，結果擊落敵機四架，我機二架受傷。我空軍戰士黃居國戴廣進殉難……」

「戴廣進不就是你天天提到的朋友嗎？」弟弟問，

「不會是他的，廣進很勇敢，決不會這樣就死的。」我的心別別地跳起來，臉上亦有些發熱，同時一個高個子的影子又在我腦海裏搖幌。

英語報告結束後，接着就是國語報告，同樣的是：「我空軍戰士黃居國，戴廣進兩君殉難。」這才把我剛才的疑竇打破！我心裏接着就好像有塊很重的石塊壓着，透不過氣來，同時眼眶裏亦漸漸溼了。

廣進的殉難是值得我們一哭的，他懷有這樣的志氣，賦有這樣的體格，又這樣的年青，竟這樣的殉難了，他轟炸東京的願望，沒有達到，就死難了，真可惜！

這責任，在我們後死者身上！

（辛報）

## □飛將軍李傳謀之殤

與梁鴻蛋一道在滬殉難的飛行家，還有一個李傳謀，當時在各報上似乎只輕描淡寫的發表了一點關於他受傷的消息，以後就一直未提起了。

日昨記者偶然地在一個地方，碰見了李君的同鄉×君，他剛從湖南到上海來，知道李君的底細甚詳，現在將他所告訴記者的，關於李君的一切記在下面：「兩年以前，李君還在湖南師範讀書，在學校中，他是學生股的股長，研究會的主任，無論什麼事，他都願意幹，不僅如此，而且他還喜歡運動，鐵餅，標槍，賽跑，他都玩得好。」

「李君的家裏共有兄弟五人，」長紹郡，服務教育廳，李君居次，餘均幼小，六年即死去父親，現有五十歲的母親，七十歲的祖母，弟弟讀書的費用，以及家庭生活費，均賴長兄維持，大家在這種孤單無父的情形下，更覺得兄弟手足之間可親了，所以兄弟之間，時多互相勉勵之語，今年春天李君在杭州空校畢業了，曾經回到湖南去了一次，他們兄弟僅在一起團聚了數天，李君假期屆滿，就仍就離開家鄉了。當時李君曾對其長兄言過：「中日之戰，不久便要爆發，」我（李君自稱）已將生命交給家國，如有不幸，望家庭勿引為悲哀，蓋在此國事危急時，個人生命不足可惜也。

李君之兄，亦賢明愛國之士也，當時李君之兄曾經語彼，「……假使你一旦發生不幸，家庭一切都由我負責，你可放心作事，為國努力，」李君亦曾握着他的手說：「家裏的事既有吾兄負責，弟當盡個人之責殺賊，做一個馬革裹屍的壯士，」說完即握手而別！誰知李君一別，竟與他的哥哥從此分手了。李君之殉難，是炸出雲艦那天，他駕着一架重轟炸機，飛過出雲艦的高空，因高射炮太密，李君之機，飛得甚低，投彈心切，不幸而受傷了，李君已盡其男兒報國之志，但我們這些手無寸鐵的弱者一想起來，還是覺得李君死得過早，令人不勝惋惜！×君言罷，已經兩眼帶淚了。

據×君云，李君生前最敬仰岳飛，以「還我河山」自矢，每次聽見日人凌我的消息，都得摩拳擦掌一番躍躍欲試，李君死前半月，曾有一信致其弟弟，上面寫着：「望弟妹等步我後塵，作還我河山之最後努力！」（啓）

（救亡日報）



## □空軍勇士黃文模之殤

得到空軍將士黃文模先生於七日上午殉國的噩耗，懷着惋惜和悲憤的心趕到第三救護病院去。

「這便是黃文模先生住的病房。」帶我去的顧君指着一座假三層的洋房對我說。順着他所指的地方看的——是二樓面着花園的房間，涼台，簾子，紗窗，藤椅，說明了這房間的整潔。

談到黃君的逝世，我們都仇恨着日本帝國主義的殘暴，我們默默地出了震旦的後門，越過馬斯南路，踏進廣慈醫院，心里總像壓着鉛塊一樣，永遠是默然地踏着沙子走着，過了一回，顧君從口袋里掏出了一本手冊，他翻了一頁給我看：

「航空救國——黃文模。」

「這是黃君給我題的字，因為那時他的體格還很弱，寫字時手有些攢抖——誰會想到這就是黃君最後的墨跡呢！」

格外的沈默，顧君介紹了主治醫師徐寶彝（主治醫師另一位是鄭安堃）相見，他先給我看一張七日那天做的關於黃君死的報告單：

「爲證明事，空軍第×隊隊員黃文模作戰受傷在敵處治療經過，已詳××日報告，此後症狀日趨惡化，復於本月七日上午二時左右，腿部創口流血不止，急施救治並加輸血無

出血過多精神極度萎靡，卒於七日上午九時四十五分身故，特此證明。」

徐醫師說：「據黃文模先生自己報告，他八月十七日那天飛往北四川路底日海軍陸戰隊司令部上空去轟炸的，在敵機和高射炮上下夾攻下投了二彈，當他想突重圍飛遙時，他身後的戰鬥員已彈中要害死去了，他自己也於這時中了好幾彈，他忍痛降落在自己的陣地的後方，鄉人看見一架飛機落下，起初以為是日本的飛機，大家都奔上來要打他，他一點都不怪，覺得這是中國勞苦大眾覺醒的表現，他拿出證章來證明他是中國的空軍，鄉民們都高興得什麼似的。」

「他中彈的地方是：右面大腿，膝部，踝關節部，左面大腿，所有的子彈經使用手術拊出後，創口里邊還有很多衣服等污物貼着，開刀之後，有熱度，最高達四十度左右，創口流血一共有二次，第一次經過檢血等急救手術後，病體稍見恢復，不過，抵抗力還是很弱，第二次流血是七日上午二時，這次雖然運用了所有的手術，還是不見效，不幸延至九時四十五分逝世——這次黃君所受的彈傷，都含有相當的毒質，是不是敵人使用非法的毒彈，是需專家加以研究的。」

據病院里人說，黃君安徽人，二十四歲。他有一個母親和一個弟弟，都住在××在替黃君看護女護士手冊上，黃君寫着：

「這次受了傷，更使我火上加了油：受苦越多，痛恨越深。全愈之後，決與倭鬼拚命

女護士說他個性不喜說話，他時常地問：「我的傷是否要緊？」他們爲了不使他難過，總回答說不要緊，所以他在死前並沒有說什麼。他的死，二位看護小姐難過，流了兩天眼淚。

但是，烈士，你的責任已經盡了，你的祖國將有更多更多的後死者來保衛的！安眠吧！我們的國士！（莫思）

（救亡日報）

## 飛將軍黃廣慶及其慈母

希

當粵空軍黃廣慶奮勇驅敵受傷的消息傳到上海的時候，使我回憶起去年聖誕節的前夜，由朋友們的介紹便和這位黃君認識了。他們是自小相識的，通常叫他做「亞慶。」我也這樣稱呼他。他是中等身材，黑黑實實的一個十足廣東典型。他不喜多言，微笑便代表了他的一切，待人接物，和藹可親，在他從杭州回廣州道經上海的時候，便給了我認識他的機會，那天晚上，我們唱也唱完了，玩也玩倦了，不知誰發起了弈棋。在我們各人之中，沒有一個是他的對手，我第一盤雖然僥倖勝了，但已十分吃力。以後被他發現了弱點，掩制着我一籌莫展，他真正是一個軍人本色——所謂「沈着應戰」——一心專注在棋盤上。旁邊玩甚麼，說甚麼都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出奇制勝是他的特長，常常會給他弄得莫名其妙，就是瞧着他堅決的面孔罷；自信心之強，使我一望已輸了三分。

現在已經過了十個足月，全面抗戰已發動了，我們的空軍正在發展他們的威力，當報

「載着敵機轟炸廣州了，我們彼此談論着：『亞慶現在出動了。他一定拚命來的，』隔了沒有幾天便得着他受傷的消息。

九月二十五日的香港華僑日報的新聞欄以最醒目的標題登着「訓子捨身衛國」幾個大字，關於他的紀載甚詳，因此感覺家庭教育之重要，我想這也是讀者所樂聞的。

黃君是廣東中山縣人，現年二十四歲。當他在香港英華書院讀書的時候，是一員體育健將，曾代表他的母校得到數次籃球錦標，他做事十分有毅力，因此他的長跑亦十分了不得。有一個這樣體格的「亞慶」考入空校的先決條件當然不成問題了。民國二十二年入廣東航空學校第七期甲班，於民國二十五年三月畢業轉入杭州中央航空學校，後又調回廣州。當他十四歲時，父親便已去世；由他母親自己來養育這幾個孩子，他兄弟姊妹共九人，一姊一兄一弟已經去世，現僅存他自己和兩個姊姊一個弟弟兩個妹妹。

他的母親梁澤庭女士從事教育多年，愛護國家和篤信基督教，現任西南女子中學九龍分校的小學教員兼事務主任，最近因為病，尚在假期中。黃君自小便受良好的家庭教育，他不但很忠心於國家和基督教，而且十分孝順他的母親，當他入廣東空校時，每月僅得空校津貼五元，每逢假期返香港探望他的母親的時候，必買許多衣服和食物回家，畢業以後，所得的薪水，亦寄回給他的母親，而自己是很節儉的。

當這次華北事件發生，軍事緊張的時候，他曾回香港向他母親面陳一切。他母親勉勵他應該立身聖潔，忠誠為國。倘能如此，上帝必永遠保護他在前線殺敵了。他說他已經以

身許國而且交託上帝，請母親不要爲他掛念，便回廣州候命。近日他的妹妹因聞空軍有預立遺囑準備犧牲殺敵之事，就寫信問她的哥哥會否預立遺囑。他回信的壯烈真使人油然而起敬，他說：

「既然以身許國，已經置生死於度外，不須預立遺囑。但我深信上帝尚有許多時期需要我殺盡敵人我已下最大決心，將日本人一一殲滅，故敵人應預先立遺囑始可來向我侵略。」同時並勉勵他的妹妹努力讀書，孝敬母親，讀了這一段我國空軍的家書和日本空軍的一封信相比較，真有天壤之別。

上月二十三日晨，敵機襲廣州時，他便駕了一架驅逐機奮勇殺敵，當他追擊敵機至虎門上空的時候，被敵機多架折回圍攻，他一直殺出重圍，返抵市區被逼降落在河南蒙聖里分局段內平民住宅的瓦面上，機身和屋脊只受了微小的損傷，他自己的背額手足亦受微傷。吳鐵城主席和余漢謀總司令亦皆親往醫院慰問，當他受傷了以後，他的家屬已經接長途電話的報告。惟因他的母親尚在養病期中，未敢告訴她，但是她早已在報紙上看見她兒子受傷的消息，覺得她的兒子能忠勇爲國，是一件無上光榮而足快慰的事情。

每當黑夜，敵人的信號和高射炮亂放的時候，這個黑黑實實，十足一個廣東典型的影子浮動在我的腦海裏，在我心坎的深處，印着他堅決的面容，我希望他立刻復原；好像我們給他慰問的電報裏說：「珍重，繼續殺敵！」

不單是我們，我相信這句話也是我們全民衆對我們忠勇的戰士們所要說的一句話！

## □威懾敵胆的空軍烈士閻海文的最後

——飛行帽中珍藏愛人小簡

——日文字木村毅深致敬佩

我空軍勇士閻海文壯烈殉國經過已誌各報，據九月一日大阪「每日新聞」上海特派員木村毅（此人過去爲一文藝作者蕭伯訥來滬時，彼曾代表改造社來滬讀者諒知記憶及之，）通信對閻烈士備誌敬仰，而發「中國已非昔日之支那」之嘆，原文有云：「我將士本擬生擒，但對此壯烈之最後，不能不深表敬意而厚加葬殮……事後在伊沂御飛行帽中，檢出珍重摺疊之紙片，內容爲鉛筆所書秀麗之女子手蹟，署名者爲南通州安東巷三號劉月蘭女士，于鵬程萬里，千犯百死，深入敵陣之時，對此紙片猶能襲什珍藏，則劉月蘭芳名之爲閻之愛友，殆無疑義，此少年空軍勇士之死，雖如苞蕾摧殘，遺香不久，然對此多情多恨，深情一往之心情，雖爲敵將，亦不能不令我全軍將士一掬同情之淚也。」云云。（救亡日報）

□青年空軍偵察員惲逸安爲國犧牲

青年空軍偵察員惲逸安，奉命加入晉省作戰，於十月十五日殉國，當時因電訊簡略，郵件延遲，無可知其詳情，日昨其兄惲逸羣得家屬自原籍來函，述及其殉國經過，特追誌如次，惲逸安烈士，江蘇武進人，民國二十二年冬，考入中央航空學校，二十四年夏畢業，歷在南京航空委員會，及杭州母校服務，嗣入南京航空委員會高級偵察班深造，去年被選派入中央陸軍軍官訓練班陸空聯絡偵察班受訓，本年七月畢業，編入空軍第××隊，「八一三」淞戰發生，由××奉調入京，參與東戰場戰役，九月初又由京調××歷在平漢線及晉綏作戰，十月十五日在同蒲北線偵察，與大隊敵機相遇，創敵衝出，負傷南飛，至霍縣始力竭墮地，遺骸由當地當局棺殮，已運至洛陽，烈士年僅二十有三，沉默寡言，好學不倦，居恆手不釋卷，絕無時下少年習氣，在未入軍官訓練班時，及訓練班畢業後，家人曾兩度促其締婚，烈士均以「匈奴未滅何以家為辭」，鄉黨戚友，均期其蔚成大器，而壯志未中，已為國殤，莫不痛惜，其尊人璇叔先生年逾六旬，聞此噩耗，雖以「有子如此家門之光」自慰慰人，但老淚縱橫，喪心實不勝其慟也，現家屬方面決以烈士所得恤金等，在常城創設一學校，以為永久紀念云。

### □粵空軍勇士劉保生建功受傷

九月念一日敵機襲粵市，我空軍勇士劉保生，與敵五機激戰，將敵機一架擊落，着地焚燬，繼復擊傷敵機一架，餘三敵機拚命圍擊，劉飛行員機身中彈，以衆寡不敵，即跳落

傘躍下，敵機賭狀，紛以機槍密集追擊，傘穿多孔，降落從化，鄉民誤以爲敵機師，紛持鋤頭撲擊，時適有汽車一輛經此，司機即停車往觀，見係我國戰將，即制止鄉人，親自登車，疾駛返市，送入醫院救治，檢得劉君僅中一彈，穿肺部而出，尙無大礙，劉係粵航空學校第六期畢業生，現年念四歲，粵中山人。

## □中國空軍威力底一瞥

南京，是我們新中國的首都。它的輪廓，具有整齊的線條美，有古代宮殿式和現代立體式以及最精緻的羅馬式底建築物；更有一切大都會所應有的熱鬧與繁華，無疑的，我們的南京，它和金的紐約，花紅巴黎，鐵的倫敦一樣底莊嚴，一樣底偉大，一樣底重要！

前天，是一個悶熱的秋之白晝，我翩然底從內地跨上了國都，那時正秋陽肆虐，柏油路被晒得軟軟的，發出一層油光來。當我的肉眼開始和首都接觸的時候，我知道，首都已粉飾着一層戰時的色調，玄武湖，非但沒有「湖匪」——在湖中獵豔者的瘋狂，連賣划子的人都沒有了！一派沉寂，雖然湖裏的荷花還是那樣抖擻底挺立着！

夫子廟的歌聲是息滅了，畢竟被抗戰的喚呼，驚散了我們的鶯雉！

真的「雞鳴寺」雞不鳴，「莫愁湖」湖更愁了！

曾經梅蘭芳博士登過台的大華戲院，門前釘起了一排木板，已變做了臨時避難所，這好像是非常時期的一個特寫鏡頭。此外如中正路旁的一個個地下室，也是戰時特有的點



綴。

晚上，新街口，花牌樓一帶無熱鬧的市口，霓虹燈當然不會放光了，其他地方更不必說，就是中國銀行屋頂上兩個明亮底窗，也罩上了藍布罩兒。

走上了建康路，另有一番風景，在一家醫院的上空，飄揚着米字旗，我們知道，全面抗戰的空氣籠罩下，南京底情緒，是相當的緊張了！

當我在一片「家常便飯，隨意小吃」的飯館裏吃飯，葛地裏大喉嚨一聲狂叫，告訴我這是緊急警報於是掌倌走來，要我算財，而且還要我立刻離開那裏，他認真的向我說：「在這個時期來南京，住旅館也得要有保人，尤其是在緊急警報的時候，誰家店舖都不能容留誰。」無奈，我祇得顫慄的走出飯館，那時馬路上沒有一個行人，戒備森嚴，木壳槍脫了壳，長槍上了刺刀，平端在每一個軍警的手裏，憲兵座着卡車，風馳電掣的來往巡邏，所有商店上了排門之外，還拉上了鐵門，飛機的聲音在響了，我彷彿是一頭徬徨的羔羊，剎那間，憲兵把我領上卡車，載到了一個新民國戲院所改造的避難所，防空秩序之好，在內地是確少見的。

避難所裏的同胞已經很多了，這是出於我意外的事，有佩圓誇章的機關要員，有教授，有低給的驛車夫，縫窮婦、大家在同一呼吸下，受着同樣的集體虛驚！

我探頭一望，晴朗的天空，飛着的是我們底武裝的鐵鳥，在青雲裏上下翱翔，忠勇地保衛着我們的領土啊！偉大的中國「赫爾古列斯」啊！（註：赫爾古列斯為希臘神話中的英

辦

但是我們確信首都的防空網是很密的，所以雖然站在生死線上，還有着無窮的興奮和無限的勇敢，懷存的，首都的民衆，都受有相當的防空訓練，就是面對着這最兇暴最猙獰的現實，沒有絲毫恐怖之色，這不能不算是中國的進步。

大概經過半小時許的光景吧？一個「解除警報」跳進了我的耳鼓，於是我脫離了空急的避難室。跑上馬路，還看到一羣驅逐了敵機，從容歸來的鐵鳥！

印在，雖然我已在一個夜裏從首都回到了內地，但是我們空軍的威力，在我的腦中將經常底有着這個良好的信念，（華美）

## □空軍人員的心理研究

李守東

關於航空方面的研究，素來以器械的研究認為最重要，其次是注意於氣流及氣象，其次及於其他種種。但是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我們知道，在航空方面，單單注目於器械和氣象方面是不夠的，因為在這裏，我們曾經遺忘了從事航空人員的胆識問題，而且這確是一個甚關重要的問題，尤其用於作戰方面。因之，從歐戰以後，對於航空人才之養成，首先就得嚴格地考驗其有無相當此種特殊作業的資格。

關於航空人員的資格，其適宜與否？應從身體以及精神的兩方面去考驗。其中身體的研究是屬於醫學的，精神的研究是屬於心理學的。從歐戰以來，由於醫學上及心理學上的

不斷的努力，發明了不少有助於現代航空事業，尤其是空戰方面的許多學問。最初從事於這一項問題的研究者，應首推法國，他們曾發明了很精密的器械，幫助了對於身體的以及心理的方面之檢驗。其次是意大利，他們對於航空方面的研究是最努力的了。有名的摩蘇氏從生理的與心理的兩方面來從事於疲勞的研究，而且即以這一研究為中心而發明了特務的研究用的器械。美國更大規模地在從事於這一方面的研究，她們在加利福尼亞等處設立了若干練習所，由政府任命了多數心理學者參加到軍隊方面去，作實際的試驗與研究。

在日本，對於航空者的資格方面，也步武着歐美的後塵，不斷地在從事着醫學上的以及心理的研究。不但這樣，日本還把這一試驗引用到陸海軍方面。所以，日本海陸軍對於精神上的資格，也有着嚴格的規定。日本在帝國大學內，附設着『航空研究所』，而以越中島為其本部，然而設備却並不完備；對於實際的研究，還不能脫離心理教室而獨立。

關於這一方面研究究竟是怎樣的呢？第一是關於知覺方面的研究；就是位置的研究。在這一研究中，試驗從事航空者不藉目力而僅就身體上的感覺以辨察位置的試驗。因為在升空的時候，在位置的感覺上就不能够僅恃目力了。太空和平地是不一樣的，而且飛機不斷地在變化着；尤其是雲霧中和晴朗的天空不同，所以對於位置的辨認，在升空以後是應以身體的感覺為主的。凡是目以外的器官，對於位置的感覺愈銳敏，即是從事航空上最有用的人才。而對於這一方面的研究，就得借重於心理學上的研究了。

有許多，即升到稍高處時，就目眩頭暈，失掉了意識了。好比有人升到千乃至千五

百呎時，意識就開始漸次消失了，這是不可不預爲檢定的。還有自力，在航空上更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上空與平地不同，到升空以後，對於遠近的調節，不若平地上那麼自由，所以到高空處還能保持其對於印象的巧妙的判斷。實在也是航空者的重要資格之一。

其次是對於溫度变化的抵抗力。當我們升入高空以後，空氣非常冷峭，這一種冷峭的空氣，往往會傳到中樞神經後而使神經的感覺遲鈍，並發生催眠性。所以對於溫度变化之抵抗力，是很必要的。還有上空的烈風，也得要有相當的抵抗力。

關於這一種試驗。大體心理學實驗室內造一雛形，這以模擬天空中的種種狀態。從事於航空的人，就得在一種雛形中加以試驗和訓練。

凡是人類的智慧的活動，筋肉的活動，和空氣的稀薄與濃厚都有着甚大關係的。上層空氣中氧素稀薄，缺乏了對智慧活動的適當營養，運動就受其影響了，所以在實驗室內，有着加減氧素的裝置，以試驗並訓練航空人員對氧素飢餓的能耐。

然而，以上諸種，雖則都是航空人員的基本條件，但是其最關重要者，尤其是作戰時航空人員最關重要的條件，是對於恐怖心理的克服。

恐怖感情之起見由於內分泌作用，初時是身體的變化，因而血液循環及呼吸起了變化隨之精神上也就逐漸隨着變化了，理智就因而混渾了。恐怖的感情普遍是由於高空的疾風，大的音響祇要一引起恐怖心理，身體的及精神的活動就將發生極大的惡果。關於這一種心理狀態，雖則是可以訓練和檢驗的，然而究竟還缺不掉實際的環境。

即以這一次中日的戰爭來說罷。中國的空軍，一開始就發揮他偉大的威力，空軍人員的技術，竟超乎任何人的預料之外，中外人士一致嘖舌不止。難道中國的空軍都是神人麼，不是的，這就是在心理上超越了任何戰鬥人員的堅強意志。因為我們這一次抗戰是爲着正義，爲着世界的和平，爲着保衛文化，我們的抗戰是光榮的。尤其是每一個中國人都有着戰死爲榮的決心，每一個中國人就是一顆肉彈。我們是不怕死的，我們惟有抗戰才能生存。然而日本人恰巧相反，他們是侵略者，他們是軍閥壓迫下的盲目者，他們不但蒙着侵略者的恥辱，而且實際上促進了他們的自殺。他們是被迫的，他們是臨怯的。因之，我們在俘獲的日本空軍身上，發現了所謂神佑符，難道在二十世紀的世界，我們還能够在迷信之下生存麼？這不過是充分暴露其懦怯，對於戰爭的恐怖罷了！

中國擊落了幾十架日機，而中國空軍則始終發揮着他的大無畏的威力，中國的空軍人員始終是勇敢的，機警的，他表現了空戰中從未前見的精神。這是一個事實，這事實正證明了中國人的無比的勇氣！

這一種心理，不但在空軍方面這樣，在海陸軍方面完全是同樣的，甚至在後方工作者方面也是同樣的。中國就是籍着這一點勇氣，構成了一整個肉的長城，這長城高高不是僅恃船堅炮利的，僅恃神佑符的懦怯的日本人所可以衝破的。

不過，在抗戰的期間，我們對於身體的以及心理的訓練是每個人不可忽略的。因爲這是一個長期的抗戰，我們每個人都應有補充到戰線上去的準備，所以我們應該經常地來訓

練我們自己。關於航空能力方面，我們可以利用時常登越高山來訓練的。然而一切心理上身體上的缺點，還以克服恐怖爲第一。

試以勇氣這一點說，我們就可以無疑地堅信勝利是必然地屬於我們的。（大美晚報）

## 外籍軍事專家對我空軍的頌讚

中國空軍於九月九日晨一時，及〇時七分，及八日晚六時四十一分，又三次夜襲敵陸海軍虹口，楊樹浦，吳淞一帶日軍根據地，此次夜襲，爲滬戰以來第十一次。中國空軍門士在日海陸軍陣地，砲火密集下，仍翱翔如意，來去自然，其神技誠有足道者，據今晨觀戰之外國軍事專家向記者追述此次華軍襲擊敵方之戰况如下，

余（某外軍事專家）係研究空軍戰鬥術者，故處此危險時期，仍不時參觀中日空軍戰術，綜觀歷次中日空軍搏鬥，中國空軍戰士，其技術較日方確高超數倍，蓋華軍在精神上振奮，而技巧更純熟也，際今晨一時華軍擊日艦時，日艦以處此天未明曉前，甚感恐慌，於是紛紛移動，有不知所措之感，迨中國空軍投彈之際，日方必以探海燈，照明彈，高射砲，迫擊砲，一齊向天空亂放亂射，蓋既不知飛機有多少架，又未悉高度如何也，祇得無的放矢，而際斯時會，飛機倏又不見，迨砲聲稍稀，則有墜起悞落，突又投彈，使日艦一無所獲，無法應付，如是者數十回合，始安然離去，今晨〇時十七分，九日晚六時四十一分等三次，均因地因時，隨機變化，其戰鬥力實駕歐美諸國空軍之上，當轟炸日艦時曾擲中

日最大砲艦一艘，受傷頗重云。

## □敵空軍俘虜訪問記

佛。  
舟。

讀者還不會忘記吧，前幾天我們在蕭山附近擊落日本重轟炸機一架，裏面四個飛行員逃脫，經我們地方政府的搜索，結果於昨天將這四個敵人俘獲，送到南京來。這四個人中，除掉兩人身上受點傷送院醫治外，其餘二人受我方優渥招待。其中一個年紀很青的叫松浦久夫，我即便與他談話，寫了這一篇訪問記。

松浦久夫是一個十足日本型的人，矮矮的身材長的十分結實，他到招待室的時候，只穿一身白色的粗棉布上下衣，赤着一雙橫闊短硬腳，粗短的手指，一點小小的東洋式鬍子，無論誰看見都能斷定他是個日本人。

我們請他到我們的住屋。當他行經一面穿衣鏡的時候，他站住了，對着鏡子仔細地看看他自己的面孔，用他粗短的手掌摸摸頭髮，彷彿是很奇怪，爲什麼會到這個環境中來呢？也許他還以爲這是一場惡夢！

我們給他一枝「白金龍」，他玩弄着，吸着，點頭表示謝意。於是我們開始和他談話。

「好幾天沒有抽烟吧？」

「唔！謝謝！」

「請問你貴姓？」

「松浦久夫。」

「年紀多少了？」我們繼續問下去。

「廿四歲。」可是我們從他的相貌看來，他彷彿已經是三十多歲了。

「你是那裏的人？」

「福島人——四國的福島。」

「你在日本什麼學校畢業的？」

「是浮門工業學校畢業的。」

「阿！那麼你是駕駛員麼？」

「我是二等偵察軍曹。」

我們大家相對靜默了一會。在我們的房裏，有一包剛從他所乘的飛機上取下的戰利品——飛行衣，飛行帽，護身符，壞了的機關槍和一顆歪了的子彈。他注視着他的「戰具」，當然腦裏有無限的感觸：前幾天正是他機上的武器，而今天竟是我们陳列品了！我們不願多談使一個「人」傷心的話，於是轉過談鋒。

「對於這次的事變，你有什麼感想呢？」我問。

「我們政府對我們說，凡是我們日本人在貴國的都被殺害。」

我向他解釋：「這事，我想你當然知道是不確的，前次貴國藏本副領事的「被逼自殺



，「此次貴國在滬水兵宮琦的失蹤，我國政府代為尋獲，並有極周密的照料；從藏本和宮琦的自白上，即可以說明一切。但是，你自己的觀感怎樣呢？」

他說：「這次落在貴國，你們的人民送給我食物，送給我棉衣、毫無仇視之意，這種好意真令我驚異，同時也令我感激無已；本來我們被俘，只望一死而已。」

「沒有的事！」我們馬上接着說，「我們素主仁愛和平，不說失了戰鬥力的你，我們將好好的招待，就是對貴國的民衆，我們也從未有敵對的心理。」

「是的，我現在真的深信貴國和平之至，不過我們也沒有法子，我們是奉命而來的。可是，除掉命令中所圈定的目標，我們也斷不亂擲炸彈以傷人民。」

「對於你的失事，你有什麼感想呢？」我再問。

「原先只預備一死，倒想不到你們如此款待，聽說我們日本打算把貴國的僑民護送回國，我希望這是真的才好。」

我們給他一杯茶和一枝香烟，他連說「謝謝」不已。我們告訴他已經派人替他去买幾套衣裳，等一會他就可以洗澡換衣裳了。他看看自己的身體，笑了一笑，又連說「謝謝」。因為日本人的脚形和我們不同，我們恐怕不易找到適合的皮鞋，於是我問他歡喜穿皮鞋還是喜歡穿拖鞋。他說：「呵！謝謝！謝謝！什麼都可以，什麼都可以。」

至此，他問：「假如你們允許的話，我想寫一封信回家，報告我的平安和受款待。」

我們回答說：「當然可以」

他又說：「如果可以的話，我的女人給我的一塊布（按即所謂『千女錢』，是日本一種迷信的保護物；）希望送還給我，不可以也就算了。」

談話至此，天色已暗，而且不願使他太疲勞，於是我們結束了訪問，送他回招待室休息。

## 附錄

### 國民政府任命空軍將校

國民政府八月十八日命令：（一）黃光銳任爲空軍少將，林福元、林偉成等二員，任爲空軍上校，此令。（二）行政院院長蔣中正呈，茲任命譚壽、張子璇、陳友勝、吳建文、陶佐德、謝莽、蔣其炎、郭漢庭、馬庭槐、敖源清、何涇渭、胡祖慶、蔣孝棋、甯明培、曾澤棠等十五員，爲空軍中校。劉錦濤、林佐、薛輯勳、李可斌、譚仲雲、梁慶銓、徐光甫、黃溢品、周炳明、陳秉衡、黃普倫、盧譽衡、容章炳、鄧伯強、陳晉、吳金龍、楊一白、周連如等十八員爲空軍少校。潘福基、周一塵、劉沛然、梁達文、袁宗祺、鄧沃權、鄭梓湘、李一飛、陳兆機、陳其光、李仲唐等十一員，爲空軍上尉。張桂祥、張國安、王柏如、謝志成、吳金福、楊振華、王幹、李森芹、鄧心正、何冠雄、顧彭年、張君正、沈銘山、唐夏威、羅謙德、張吉輝、范少平、楊次蕃、陳順南、萬應芬、許佐材、關熙、梁季榮、彭漢榮、周駿、羅德馨、黃鴻楷、陳植高、梁偉如、劉敬光、羅樹敏、顏勁松、司徒顯、鄭清霖、廖兆瓊、陳化民、張明、梁國朋、龍榮萱、劉煥、胡潤樞、譚笑巖、黃冲揚、馬伯周、鄭煥堂、黃新瑞、吳國樑、黃光波、胡遂、譚伯勤、關燕蓀、周飛熊、谷章瀛、余一光、張森、蘇植藩、薛炳坤、馬徐進、方景山、陳石龍、溫金武、王泗芳、陸

尤熙、陳瑞錕、蘇英祥、黃瑞穩等六十六員爲空軍中尉。曾邦柱、潘國瑛、張岱山、鄧政熙、荆蘭清、馬國廉、許昭明、黃朝成、杜慶綱、傅福鈺、黃榮想、陳錫齡、黃錫豪、黎廷宜、蔡飛凌、莊甲民、韓平元、楊永祿、容廣成、黃元壽、古恆、李卓盛、聶盛友、胡秉文、廖德壽、楊華卓、馮文傑、黃廣勳、孔昭麟、黃進長、蕭棟信、羅英營、韋永發，汪漢淹、周靈虛、梁定苑、鍾一鳴、明忠義、李雲龍、麥煥球、區端章、陳民、陳策良、鍾烈正、劉保生、符家興、劉華郁、馮兆青、韓春光、曹朝覺、譚國材、鄭中興、陳錫庭、鄧偉殷、周榮保、黃子沾、葉炳祺、吳奇、梁子裘、黃冀剛、黃旨芳、魏日聚、周成波、陳略、雷也來、張達遠、胡佐龍、林樹光、孔自立、謝超羣、李繼唐、李華良、陳景棠、黃少霖、黃成章等七十五員，爲空軍少尉，應照准此令。（中央社）

## □二十六年八九兩月份擊燬敵機統計

### 一 八月份

我空軍自應戰以來，奮勇交綏，殲滅敵機敵艦爲數極衆，擊落敵機達六十餘架，燬沉敵艦達十餘艘，茲將自八月十四日至八月三十一日各戰鬥員所擊落敵機與擊燬敵艦之統計，採誌如後：

敵空軍被我殲滅之飛機種類。地點。日期。及我空軍軍官姓名表

(八月十四日至三十日)

擊落敵機架數

姓名

籍貫

重輕驅水合  
擊落逐機計

擊落敵機地點

日期

樂以琴

四川  
蘆山

一  
一五

寬橋附近擊落四架  
滬西擊落一架

十五日  
廿一日

劉粹剛

遼寧  
昌圖

一  
一一三五

一架沿滬西鐵路北十餘里  
一架於上海  
一架於瀏河口西

十六日  
十七日  
廿三日

董明德

遼寧  
海城

一  
二

曹娥附近擊落一架向錢塘江  
滑下  
揚州擊毀一架落東台縣間

十五日  
廿一日

梁添成

福建  
南安

二二  
四

在杭州附近擊落一架  
南京漂水間擊落二架  
寬橋附近擊落一架

十四日  
十五日  
十六日

陳盛燾

福建  
連江

二  
二

在曹娥附近擊落二架  
落於機場南方後山

十五日

中國空軍光榮史

七九

吳鼎臣	鄧小愚	王遠波	黃光漢	王蔭華	楊夢青	毛瀛初	李桂丹	楊慎賢	傅嘯宇
江蘇	四川	遼寧	浙江	河北	河北	浙江	遼寧	福建	福建
一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二	一	一	一	一	二	二
南京溧水間	錢塘江口一架 南京溧水間一架	翁家埠	南京溧水間擊 落南匯咀海面	航校半山間	牛山橋司間	杭州場東	曹娥江擊落一架	嘉興擊落兩架	句容附近擊落一架 上海擊落一架
十五日	十四日	十五日	十五日	十五日	十五日	十五日	十五日	十六日	十六日

巴清正	吉林賓縣	一	一	寬橋附近	十五日
黃泮揚	廣東恩平	一	一	句容之西	十六日
黃泮揚	廣東番禺	一	一	句容之北	十六日
陳其光	湖北咸豐	一	一	落於南京東掃地焚燬	十五日
秦家柱	廣東台山	一	一	落於南京東掃地焚燬	十五日
黃新瑞	江蘇上海	一	二	揚州擊落一架落淮陰附近 擊中一機於上海目睹噴出白烟	廿一日 廿三日
袁葆康	天津	一	一	揚州擊落一架	廿一日
宋恩標	河北清苑	一	一	擊落於杭州	十五日
李桂丹	河北清苑	一	一	擊落於杭州	十五日
柳營生	河北清苑	一	一	擊落於杭州	十五日
王文華	河北清苑	一	一	擊落於杭州	十五日
李桂丹	河北清苑	一	一	擊落於杭州	十五日
同友機	河北清苑	一	一	擊落於杭州	十五日
三架	河北清苑	一	一	擊落於杭州	十五日

王文華	河北 大城	—	擊落於寬橋機場南	十六日
高志航	遼寧 通化	—	擊落於半山附近	十四日
高志航 譚文等	遼寧 通化	—	擊落於半山附近焚燬	十五日
譚文	遼寧 安國	—	喬司	十五日
苑金函	河北 清苑	—	擊落於東南廿公里	十五日
譚文 苑金函		—	擊落於方山東南五公里	十五日
周庭芳	河南 內黃	—	擊落於句容南京間	十五日
馬庭槐	廣東 台山	—	擊落於鎮江縣屬華鄉山	十六日
劉依鈞	江西 萍鄉	—	揚州擊中一架公里於六合儀徵間目見焚燬	廿一日
趙乃俊	福建 浙江	—	落於曹娥江間山中	十五日
徐漢靈		—		



楊辛癸	安	一	曹娥機場附近	十五日
魏同方	江蘇	一		
陳有維	湖南	一	落於大王寺附近	十五日
黃居谷	廣東	一		
劉熾徽	廣東	一	落於溧水附近	十五日
岑澤鏗	廣東	一		
呂其淳	河北	三	南京句容間	廿四日
陳瑞鈿	山東	一	天長一高郵附近一	廿七日
鄧政熙	廣安	一	句容	十六日
龔業悌	湖南	一	焚燬於上海江邊	廿三日
敖居賢	遼寧	一	擊落廣德西北山中	十九日
合 計	鳳城	一	聞落於廣德附近掃山毀碎	十九日

二九二四五三六一

附記：(一)敵機擊落後，屍身已由各地政府埋葬，有案者計八十一具，按其機種推測，其死亡人數，尚應有五十六人。

(二)俘虜十一人，已解京者十人，被逃正在弋緝者十人，共計敵死亡人

員當在一百五十餘名。

(三) 此外被我擊傷者，或觸山，或沉海，預料當不在少數，(如九月六日據寧波防守司令王偉南轉據定海縣政府報告，有敵重轟炸機一架受傷後，沉沒於縣屬宮前島海岸，用竹竿可以撈看。

(四) 據確報，台北敵海軍航空聯隊，有機六十餘架，自與我作戰後，僅存留十二架，餘皆被我殲滅，聯隊長海軍航空大佐石井義將，因無面目見人，割腹自戕。

## 二 九月份

九月份華方擊落日機四十八架，擊傷日機十六架，茲將日期及地點分誌如下：

日期	地點	擊落機數	擊傷機數
九月四日	上海	一架	
七日	太湖	二架	
八日	汕頭	二架	
十五日	定縣	一架	
十六日	上海	六架	
十七日	上海	一架	

九月二十二日

十九日

二十日

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

二十三日

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

二十七日

廣東樂昌	首都	青陽港	江陰	首都	葛店	江陰	汕頭	廣州	兗州	滋陽車站	石家莊	首都	廣州	首都	廣德	首都
------	----	-----	----	----	----	----	----	----	----	------	-----	----	----	----	----	----

一架		一架	三架	一架	一架	一架	一架	一架	一架	一架	二架	四架	四架	二架	二架	六架
----	--	----	----	----	----	----	----	----	----	----	----	----	----	----	----	----

一架	一架	一架	七架													
----	----	----	----	--	--	--	--	--	--	--	--	--	--	--	--	--

五架

二十八日

旬容

一架

一架

二十九日

王廣州  
嘉興

二架

一架

合計

四十八架

十六架

### 八月份擊毀敵艦統計表

月 日	地 點	損 毀 情 况
八月十四日	吳淞口外	炸敵艦旁十餘米處彈藥發敵艦搖動甚重
八月十九日	花鳥山附近	炸毀敵艦艦尾有沉沒可能
八月廿一日	泗焦山附近	彈落敵艦旁艦身搖動
八月廿四日	吳淞口外	炸沉敵艦一艘沒於吳淞口外另一艦艦尾着火
八月廿日夜	吳淞口外	擊中敵艦一彈先後被炸敵艦因傷擱淺者二隻拖走者一隻
八月廿八日	白龍港	擊中敵艦起火艙面人員立即搶救
八月廿九日	泗礁附近	擊中敵運輸艦艦尾
九月一日	瀏河附近	命中敵艦彈藥庫見艦爆炸多時有沉沒可能(夜二時四十分轟炸)

附記，本表所列，係目見證明者，此外尚有在夜間雖命中，以後不知下落者。

## 二十六年度九月份內敵空軍傷亡及被俘者

(已查明者一百十九名)

九月份敵海軍航空官兵在我境內傷亡及被俘者，業已調查竣事，總數約四百五十人以上，除已查明姓名者一百十九名外，餘因屍體被焚或沉入江海中者，則難考查，茲將查明之姓名及其隸屬職級，探誌如下：

大尉小隊長小谷雄二、一等航空軍曹太田武夫、二等航空軍曹鶴沼國治、一等航空軍曹木村瀨一郎、一等航空兵小川勝三、一等整備軍曹黑川明、三等航空軍曹藤島恰稚、一等航空兵曾子正行、二等航空兵飯尾秀雄、三等航空兵斧田卯之助、一等航空兵間瀨國正、三等整備軍曹遠藤利秋、一等航空兵及川至、大尉小隊田中次郎、二等航空軍曹山口敏雄、三等航空軍曹佐藤剛、二等航空軍曹德富忠雄、平井春治、一空阿部正治、一等整備軍曹中村秀司、一等航空軍曹齊藤勝次郎、一等航空兵和田豐次、一等航空曹長道內永、三等航空軍曹關根實、二等航空軍曹水口和芳、一等機械兵木藤正男、鈴木靜助、川田勝次郎、莊司五郎、小松智廣、三井豐次、小川秀雄、田中寅吉、佐佐木市郎、中島金吾、嵩孝、宮次勝治、須藤三男、鈴木幸三、長峯未吉、維野俊夫、中西與四郎、金森義光、

小沼房之助、蘇澤俊造、佐蘇忠司、依田二三男、水上正義、船越亮介、伊藤敏忠、二見靖雄、櫻井定一、田中正中、一等機械軍曹田中正一、航空曹長渡邊男、南波芳隆、富樫修司、大反保、波賀美賀、內田幸助、川口雄一、戶田賢太郎、鉢村利己、岩下良之助、佐藤勝次東、小川清三郎、安藤仁藏、千葉三郎、大林三郎、古郡正二、沖谷與作、佐藤佐一、鳥羽田季雄、川田正太郎、大庭彌一郎、石島浩平、高橋晉平、岩田武雄、時任正福、赤堀正一、森清麻、中島策郎、植村啓三、龜黑重、小原一壯、小野進司、長谷川清、以上均隸屬木更津航空隊。曹長飯尾義輝、隸鳳翔母艦。曹長桃崎愈喜雄、坪井、橫山、峯松、竹內康雄、太田輝夫、隸鹿屋航空隊。曹長河世知幸、隸加賀母艦。一空曹猿田、阿少上、隸大井海軍航空隊。一宮曹宮川，隸大村海軍航校七分隊。一空曹松田敏夫，隸加賀母艦。一空曹川勇，隸鹿屋航空隊。二等航空兵正恩地五郎，隸鹿屋航空隊。（俘虜）三等兵正松浦久夫、（俘虜）岡本純一、（該虜在中央醫院治療尚未訊問）均隸屬加賀母艦。二等兵曹竹下良一，隸鹿屋航空隊。三等兵曹田中下令，隸加賀母艦。一等兵濱崎三郎，隸加賀母艦。二等兵曹高橋平治郎，隸龍驤母艦。一等兵曹成田山朝夫，隸佐世保航空隊。三等兵曹片山利人，隸佐伯航空隊。一等海軍航空兵伊東朝男，隸鹿屋航空隊。三等軍曹楠元武則，隸加賀航空母艦。三等軍曹岡本逸郎，隸鹿屋海軍航隊。海軍航空機械士小池近男、一等空兵住川祐光、二等空兵宮原辰雄、均隸鹿屋海軍航隊。（以上均係俘虜）陸軍航空大尉栗原，隸陸軍飛行第六聯隊。（八月三十一日被我擊斃於南口）陸軍

航空兵少佐三輪，隸陸軍飛行五聯隊第一大隊長。（九月十九日擊落於太原後斃命）海軍大尉川口茂彥，隸大村海軍航空隊第七分隊長（死）海軍大尉岡島猛，隸大村海軍航空隊。（九月十九日擊落於鎮江高資後斃命）以上合計一一九人，內俘虜十五人，餘均死。外在逃者十人，正在緝捕中，查敵空軍人員。在我境內死傷者，約四百五十人以上，除已查明姓名者一一九名外，餘因屍體被焚或沉入江海中，致難考查。

### □空軍復興榮譽勳章授與條例

空軍復興榮譽勳章授與條例草案，於十月十九日經行政院會議通過，茲探誌如下：

第一條 空軍復興榮譽勳章之授與，依本條例行之。

第二條 空軍軍官佐士兵，於戰時捍禦外侮，保衛國家，在空中作戰，著有特殊戰功者，除依法律給予其他勳賞外，並得頒授空軍復興榮譽勳章，上項空軍復興榮譽勳章，於空軍高級部隊長官（大隊長以上），在空中或地面指揮得力，因而著有戰功者，亦得授與之。

第三條 空軍復興榮譽勳章，分爲三等，（一）一等空軍復興榮譽勳章，（二）二等空軍復興榮譽勳章，（三）三等空軍復興榮譽勳章。

第四條 具有左列各款之一者，授與一等空軍復興榮譽勳章，（一）於空戰時，連續擊落敵機九架以上者，（二）冒險飛入敵軍，炸毀敵重要陣地要塞軍艦兵站交通線司令

部等，使敵不堪使用者，（三）冒險飛入敵境，炸毀敵人航空根據地，或航空母艦，使敵軍蒙受重大損害者（四）冒險飛入敵境，炸毀敵之兵工廠，彈藥倉庫，及其他重要機構，使敵受重大損失者。

第五條 具有左列各款之一者，授與二等空軍復興榮譽勳章，（一）於空戰時連續擊落敵機六架以上者，（二）在陣地冒險低度飛行，掃射敵軍戰壕，或施放煙彈使敵潰敗者，（三）冒險飛入敵軍後方，掃射敵軍行軍縱列，或運輸縱列，使敵因而動搖或潰敗者。

第六條 具有左列各款之一者，授與三等空軍復興榮譽勳章，（一）於空戰時連續擊落敵機三架以上者，（二）於重要區域內，擊退敵人多數飛機，因免去重大損害，並有確實證明者，（三）冒險偵察，報告極確，賴以洞悉敵情，因獲勝利者。

第七條 空軍官佐士兵於空戰時，立有功績，為前三條各款所未列舉，而確須頒給空軍復興榮譽勳章者，得比照前三條之規定行之。

第八條 外籍空軍之人投效我國於空戰時，著有前四條列舉之勳章者，定得授與各等空軍復興榮譽勳章。

第九條 已授較低級之空軍復興榮譽勳章，如續有功績時，得晉授較高之空軍復興榮譽勳章，但晉授後，應將前授之勳章，呈報主管機關轉報核銷。

第十條 空軍復興榮譽勳章及勳表均如附圖，其勳章均規定為襟綬。

第十一條 關於空軍復興榮譽勳章之頒授，呈報儀式佩帶及其他一切事項，在本條例



未經規定者，悉依陸海空軍助賞條例，及其施行細則，暨限制辦法等之規定行之。

**第十二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